



沈忠敏公龜谿集卷第八

劄子

辭免除資政殿學士知明州劄子

臣今月二十六日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以

臣累上章乞解机務退就祠宮除資政殿學士
知明州者聞命感激涕淚交流伏念臣猥逆疎
迷誤被簡知寔閱九迁叨塵二府念大恩之難
報顧薄效之靡聞食息省循夙夜震惕至于審
固恢復之計思濟艱難之期同寅協恭既初心



之莫展投閑置散乃素分之是宜比貢囊封教
干 黠所竭愚誠之迫切荷 圣意之周全付
以名城寇之峻取曲全終始之眷以為去就之
光豈 臣糜捐所能祿塞而臣深虞朴拙不致顛
隤是以不避噴煩仰祈矜憫觀追还于異渥俾
退就于真祠庶保孤踪尚堅晚節 臣死任 云

辭免除資政殿知明州第二劄子

臣猥以一介无能之質誤被 圣知擢陪政路
叨冒死補夙夜懷慚遂瀝血誠仰干 天听乞

解机務退就祠宮伏蒙矜怜曲全体貌名城峻
戢併冒恩榮豈 臣糜捐所能祿塞感涕橫溢九
殞雖酬 臣虽已具懇辭未奉 处分重念 臣朴拙
之性第尽愚忠孤危之踪实恃異瞻倘忘素分
定致煩言歎望 天慈終垂憫察檢会 臣累奏
除一在外宮观差遣庶存晚節期報大恩 臣死
任 云

貼黃 臣于今月二十一日留身奏事歷陳
危悃既蒙恩許其去拜辭天陛之際 玉

音宣諭當全体貌盡禮而行仰荷瞻遇始終感
深淪骨所以跼蹐待命遂至浹旬竊恐中外不
知招致物論重費 陛下保全之賜伏望天慈
早降處分亟遂宮祠之請庶免顛隤
辭免資政殿知明州第三劄子
臣伏蒙 聖慈以臣辭免資政殿李士知明州
恩命特降詔書不允者危懼瀆煩粗殫万一思
言慰諭殆至再三荷 聖意之周全抚危踪而
怵惕伏念臣奮由寒士本乏異能曲被冕旒之

知恭陪廊廟之列一毫何補百謫是宜然改平
日敷奏之言曷嘗不在于恢復推老生朴野之
李公歎共濟于艱難而孤根易搖蒲舍難偶每
于曲折之際倍費保全之恩傾輸肺腑肝控告君
父忠雖許國義盍引身仰蒙日月之明俯察螻
蚋之志詔函使騎春禮有加峻職名城寵榮併
至既逾私分荐具懇辭 天听未回歎全終始
之遇人言可畏恐乖去就之方伏望 聖慈特
賜矜怜悉收还于成命亟畀付于真祠庶几余

生免累洪造臣死任云云

辭免轉官上宰相劄子

伏念某頃者待罪政途之日適會朝廷重修祿令恭被 圣旨恭預典司及今出成奏御而某去國已歷三時矣則是某首尾初死一毫之功乃蒙號恩例叨增秩閤命失次措躬靡安仰惟朝廷不忘旧臣借此宥私以光朽裒然某居閑養疾而受死功之賞私情公公义皆所不安伏望鈞慈特賜敷奏追寢成命施行庶安愚介除已別具奏閤外某死任懇惓之至

辭免勅令所修出成轉官劄子

臣九月二十九日准進奏院遞到尚書省劄子為勅令所脩祿秩新出成奉 圣旨轉臣一官者閤命感惧措躬靡安竊以賦祿之苛所以馭群臣成憲之頒所以詔万世而臣頃以愚陋濫預典司方庀徒屬稟之初虽粗窺于凡目逮成出奏御之日已阻望于威顏敢謂第名例叨增秩曲荷軋坤之施不忘簪履之遺伏念臣孤負

大恩退安真館居閑有祿每惧挺灾受賞无功
豈忘畏义輒陳愚悃上瀆 圣聰伏望特賜慈
怜收还宠命非止獲安于私亦免累于公
朝臣仰望行闕无任 云 云

辭免勅令所修出成轉官第二劄子

臣十月十三日准行在都進奏院遞到告一道
以祿秩新出成轉臣一官及奉詔出以臣辭免
上件恩命未蒙矜允者天地之恩固歎泛厚螻
蚁之志終冀獲申罔避黷煩荐形敷序竊以上

之行賞无濫則人劝下之被賞无愧則身榮授
受之間得失所係倘事功之未称顧分义之何
安貪得不言冒榮孰甚惟新出定祿秩之苛命
近臣兼提督之官虽用故常曾蒙委使而討論
出草褒輯散亡則有司存在 臣何力矧復属稟
之始 臣已去朝歷時之多出方奏御而臣論功
无有受賞何名褒典橫加驚惶失措是以輒陳
奏牘力具懇辭命音未領危衷益惧此虽 陛
下親乘戎輅赫然有為之時而臣退安祠宮冒

此无功之賞誅鬼責將不赦臣公議私情皆恐
累国思念朝夕怵惕冰渊伏望 宸慈特回
天听察臣愚悃实非飾辞矜逆既竭之誠追寢
已成之命庶于素分行以少安仰望行闕臣无
任云云所有告命臣見寄納湖州軍資庫不敢
祇受謹再具劄子陳免以聞伏取進止

辭免勅令所備出成轉官第三劄子

臣近蒙恩以祿秩新出成轉臣一官臣自揣无
功輒嘗再具陳免今月二十四日准尚出省劄

子奉 圣旨依已降詔旨不允恭惟 圣恩至
渥承命感激涕泗交流然臣于义終有未安須
至備瀝血誠復跪 天听伏念臣衰病无康之
身投閑田野仰蒙 陛下記怜假以光宠在 臣
私分豈不知榮臣倘有一毫之功可以称塞及
于近例可以扳援臣之何敢于此軍旅事煩之
際喋喋控叙至于再三上瀆 威尊自于鉄鉞
誠以此出之作 臣实畧无劳效固已于前两次
奉劄具述本末兼 臣窃見紹興新出之成自詳

定官而下第增爵秩提奉官則不与也今臣身
既去位乃独蒙此褒迁反蒙恩之死一而可
陛下遇臣之恩則过于厚矣而臣辞受之义所
当尽者敢不披露于君父之前伏望陛下
回日月之照察蝼蚁之誠曲軫宸慈收还成
命豈惟免微臣冒宠之惧庶不累朝廷劝赏之
功所有告命如前

乞回受勅令所修书成

与兄监岳劄子

臣今月初二日准尚书省劄子以臣辞免转官

恩命奉圣旨依累降詔旨不允者冗官死尺
寸之功难胜误赏漉髓有再三之赏宜就戮
过蒙宽宥之恩终秘矜逆之旨愧益深而汗溢
感弥极而涕流伏念臣家世至寒资材甚下被
逆父兄之训偶玷儒科遭遇圣神之知寢污
改踞比投闲散犹荷记怜虽效云何僥倖如以
粉身碎首曷足报偿履蹈临深每知恐惧輒恃
天地包容之量復陳犬馬冒昧之誠重念臣兄
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岳庙某少習藝文久困場

屋晚沾恩命甫列選階念暮年手足之情豈忘
牽愛顧平日肺肝之懇不敢及私茲緣異恩庶
均同氣仰祈 聖造曲軫 天慈特許以臣今
年所轉一官回授與臣兄某循轉施行將侈朝
廷之寵光用增門戶之榮耀屢嘯 宸聰万死
奚逃 臣无任 云 云

辭免除在京宮觀侍讀第一劄子

臣 今月 日准行在入內、侍省金字牌速到
尚書省劄子奉 聖除臣提奉万壽觀兼侍讀

日下起發赴行在所供職者閔命跼蹐感涕交
流伏念臣頃以勦擾固陋之質誤被眷知擢自
小官至陪大政一毫無補百謫有余仰蒙 泛 次
之仁俯徇投閑之請思愆里舍僅閱步時虽存
闕之心不忘造次而灼田之幸甫迫衰殘敢圖
 全息驟加收召露門勸讀殊庭奉祠以存朝實
為貴老優美之地如臣碌 併冒寵除分非所
安兢惶失措然方 陛下親乘戎輅力圖恢復
之日在臣子之義豈不次一望清光少伸志願

而叨塵非擬定致煩言深自省循進退惟谷伏
望陛下特軫天慈追寢成命俾臣仍旧外祠
休養疾病他日倘或未填溝壑誓期糜殞少答
洪私臣私為感冒風濕左足筋掣日下起發未
得見服藥調治稍可支梧即迺運前跣听候指
揮云

辭免除在京宮觀侍讀第二劄子

臣今月十二日辰時連准行在入内侍省金
字遞到尚書省劄子以臣近具辭免新除恩命

正月十一日三省同奉 圣旨不允令奉士院
降詔依已降指揮疾速赴行在所者仰感圣恩
涕泗橫臆臣聞君命召不俟駕而行考于礼經
固有明訓而臣贛愚朴陋一无寸長伏蒙 陛
下曲軫宸慈不忘旧物召以一節之峻俾近
天日之光生死骨肉之恩至深至厚非臣糜殞
所能稱責义当奔命引送豈应少缓而臣哀病
日迫志意昏誠恐无以上副眷知遂瀝懇私
乞賜追寢成命今來叠于疾置被奉 圣旨趣

行而臣稽違詔令罪將死赦夙夜震懼若死所
容臣已于今月十四日力疾上道迺運前踏听
候指揮云云

為病未及朝見奏知劄子

臣近蒙 圣恩除臣提李万寿观兼侍讀臣以
疾病餘生愚陋朴拙自度死以称塞瞻知夙夜
惶惧嘗瀝懇誠乞寢成命而九日之間兩奉詔
出四次被受御前金字牌降列 圣旨指揮催
促起發念方 陛下戎輅親巡之際在臣子之

义迫于展命不遑安处遂力疾迺運前來已次
行闕然臣所患左足筋挛之疾痛楚呻吟至不
可忍必藉服藥調理尚未全安有妨久立次于
門外將息一兩日趁赴朝見臣死任云云

辭免除同知樞密院事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正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
圣旨除臣同知樞密院事仍降中使宣押赴院
供戒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切以輔臣之任固
論所資况当用武之時尤重本兵之寄况資能

事宜得偉人庶協成謀用戡多難如臣資材凡
瑣性識昏昏知慮不足以度万事之宜权畧不
足以應一時之變頃蒙 聖獎擢與改途昧于
謀國已試无能久冒殊榮曾微蒞效 陛下畧
其碌、尸位之罪察其拳、憂國之誠得請外
祠甫踰旬月擢頒召節趣侍徑帷既獲望于威
受即再申于愚悃覬收踪跡復返丘園豈圖異
除荐及庸品承命之次顛汗憂惶臣疾病交攻
衰殘日迫倘或更叨委任必誤曠知伏望 陛

下特軫深慈追还成命畴咨人望用厭輿情庶
資經濟之謀以成恢復之業 臣无任 云 云

辭免除樞密院事劄子

臣伏蒙 聖恩除 臣知樞密院事閔命之次踟
躇靡安伏念 臣頃以至愚極陋之質久汚近職
績效无聞退安散地 聖恩記錄遽有徑筵之
召扶持疾病甫及造朝亟被詔除進陪右府而
臣已試无状瀝懇再三 天听莫回俯俸既戢
方次劬竭駕鈍少報万分而才分所拘未有尺

寸之效內懷慚懼若負芒忽蒙超迁莫測所以
驚惶顫汗死地自容 陛下之恩遇臣過厚
而臣所自揣素不知兵既死策昼仰質廟謨又
死事功下厭人望冒死机衡之地已為非分而
居位未几復此叨逾歷尋前修未有其比天下
公議其將謂何必至顛降豈累國体伏望 陛
下廓天地之昭察螻蟻之誠特軫深慈追还成
命俾臣仍旧職任夙夜黽勦庶几万一或能少
副 陛下責任之意而臣之罪戾亦恐得以少

安不勝幸甚謹具劄子陳免臣死任

云云

啟

代賀帥臣平啟啟二首

帥旗爰奔計出万全賊壘既平功成一戰吏復
專城之治民还安堵之居和氣遂充惟声頓溢
伏惟某官胸吞万象心貫兩儀誠節著乎朝端
威名行乎海表危韜決策廟堂推必勝之謀席
帳運籌彛鼎載已成之績憤死知之狂啟干有
赫之明威慨然請行期以奮殛具爰師律靡頃

遺骸之勞克定侯藩俄請入郭之警屈以群醜
釋其下人使息信之兼施知勛庸之益大碩惟
弱植獲佐偏州覩捷奏之交馳激懦衷而竊抃
陳師鞠旅既燁威靈折馘執俘遂平寇虐悉復
藩垣之治用昭帷幄之謀慶溢人神惟均遐迩
恭惟某官忠存衛社業茂安邦威加草木之微
信及蠻夷之遠辟因百里嘗恭摠于戎昭教民
七年回轡修于武備卒无遺策勦有成功屬鼠
竊之貪饕貪鷹揚而翦滅果憑勝弄亟正炭誅
一空逋竅之群永息潢池之盜事皆按堵民乃
奠居建大將之旂往既俾于代蔡伏元戎之節
令復賴于平吳允集茂勛宜膺殊獎佇覩英衮
之旣拜庶慰高牙之請行乃眷偏州實臨孔道
欣覩奏功之日幸臻徹警之期抃躍之私倍万
常品

代漕臣謝寇平除賊啟

轉餉千艘初无異績賜以一札遽有橫恩籍通
內閣之爰名竊外臺之重是為踰分祇以起羞

竊念某遭世聖明奮身踈迹游被乘輅之選
緣推轂之私自去東州揭來南土遠致攘之竊
發會師旅之並與已責蒲征詔必深于恤隱
蒐兵筭食法又戒于愆期惧心計之弗克念力
行而勿憚迨閱捷奏仰寬顧憂底藩維之告
宇皆帷幄之制勝罪逃逋慢灾已免于求魚
命出超踰夢輒曰而分鹿靜言忝冒備見矜
矜此蓋伏遇某官亮節立朝深誠許國有容
德乃大包矣否于先堯
嬖名中不私物之公置是非于度外顧未

遺于下体茲不墜于上閔致使孱微品叨甄
錄某敢不警備乃戢罔報以息食藁飲冰將
益堅于操履飛芻輓粟何敢誤于使令

代賀人得郡啟

伏審既被帝綸改臨侯服先聲所暨中志已
孚共以某官行配古人名滿當世汪洋德量
韜玉海之千尋卓犖詞源瀉銀河之万丈蚤
由簡注寢歷清華荐乘使者之輅爰正儒宗
之席斯文所托吾道既行載在典刑尤以老
成為重溢為

吏事皆其緣飾之余是膺師帥之除用壯藩垣
之勢碩惟弱植久仰崇規茲獲佐于下風實使
償其素志依胸并躍倍万等倫

代賀兵部尚書啟

伏審疏恩內朝正位右省推政本于天下統兵
叔于禁中國勢增崇輿情怗慶恭以某官配古
遺直為時老成清忠格于天淵沈謀驗于著蔡
器優大受文武唯所用之德合中行左右死不
宜者逢辰邈洽歷位高華歛加澤于斯民力告
猷于乃后霜臺峻峙欵松柏之後凋天路廓清
見慕藿之不採俾周旋于從橐示登進于公槐
爰陟夏官進司武部上意所注正想問于履聲
僉論攸均茲願嘗于鼎食某早登驥坂久去危
門莫遂趨風長恨一涯之隔迨茲承命第勤三
賀之私

代賀中丞啟

伏審茂膺宸綽榮提臺綱除音下博士論胥慶
恭以某官爽和巨哲名世碩儒德積于躬固絕

麟猶之變義陳于色曾无吐茹之嫌志次有補
于時言皆不詭于全自結上心之眷倬觀吾道
之行恍惚百為夷險一意迨被賜環之名益敦
前席之知更直掖垣共推敏翰冠登李省獨号
純師属中司之久虛委專席而显拜絳綬不踞
已崇堂陛之威白簡飛章必識朝廷之体即期
柄用弥峻岩瞻某遠跼崇宏庇身支郡莫預拜
塵之列但馳賀厦之誠

代賀林中丞知揚州啟

伏審誕揚休命就起宗工搃祕殿之崇資控中
都之巨屏岩瞻所逮輿頌惟欣恭以某官道濟
寰區忠存社稷殊勛光于盟府旧德冠于公朝
凜々格言嘗破万人之浮議堂々壯節自誓四
夷之野心名家独富于文章余事兼資于翰墨
周全滋久左右具宜遂符夢卜之求早預机衡
之任一心一德聳表仪于百工嘉謀嘉猷大規
摹于四海方需正席孔樂均休復辞管籥之疾
吻踐林园之勝上心弥簡民望益孚大纛高牙

復壯藩維之勢命圭相印即還輔弼之恥斯言
可期指日以俟某猥由使事阻望台光閱上天
之除音唯知舞蹈望日边之吻殆預切瞻依

代人與尚提李啟

絳帷遽密橫經嘗列于下陳金節光華斂板復
恭于前尊何幸師資之旧輒居部屬之余喜溢
心顏榮生步武竊念公天資玉珥人品甚微拙
如吐墨之魚勤頻蝕虫之蠹十年太李功屢失
于几成五郡泮林身更同于歷聘昨假卸君之

館遶苗吳會之區中之地許游繆曰志鵠戶
外之履嘗滿特俾升堂侵尋步月之賒蹭蹬功
名之會猥泛世祿羞負已知鼓余勇以當方銳
之師出遺筭以雪累戰之恥技已殫矣幸而得
之從新進之衣冠号貴游之子弟嘶風志在蚤
知塞馬之還望月心驚殆有吳牛之喘徒以為
貧而仕豈能捧地而安來掌市租實司津輪坐
念塵容之抗益負初心聿瞻星使之飛庶償大
願伏惟某官心源卓犖才刃縱橫縱野雀之奇

姿肖石麟之異稟胸吞万卷居有俊声氣壓千
人往无怪对未陟禁塗之要聊從使傳之榮会
殿最于列城或高論秀分涇渭于群吏任劇廉
能顧惟虛落之資夙荷作成之賜矧于此地辱
在所臨虽不能載劍分庭干部使者之奢或庶
几摠衣造席執門弟子之容

代人轉官賜第謝宰執啟

北膺帝睇亟進官醜仍拜賜于茲函遂登名于
桂籍宓光橫及感涕交流伏念公性昧知方才
疎遠變少而游李不能收場屋之功晚乃遭時
已叨塵侍泛之列荷大鈞之曲造惧小器之疾
顛每寃勤劬勩固称塞技已穷而維強力勿給
而易疲至如餽饋之苗勞乃是轉輸之常或俾
之增秩固慚恩救之優假以决科更使品流之
異自惟何者独得兼之以盖伏遇公官道濟寰
區功存庙社削除醜類既恢徑武之圖旌别群
材更助右文之化故捐殊賞以賁微軀公敢不
竭節奉公推誠享上謹邦國貢輸之俗識朝廷

法令之宜庶几此心何敢云報

代謝除發運啟

誤膺詔旨陞提計忝頌名謂之加隆揣事功之靡稱寵榮所逮慚懼惟并伏念公井谷地寒朔鳩才小出遇以良之會擢從冗散之軀浸被躡除濫當將漕虽百骸尽瘁訖无足固之深謀而一意首公徒有愛君之大節比更再步遽閱三迁心已愧于超踰力方固于稱塞更叨異數統進崇賢狎承旒宸之恩默識陶鑄之自此蓋伏遇公官精忠冠古端行表時言為社稷之遠圖動合國家之大体高文碩本雅推多士之宗明德茂勛益著百寮之望遂于踈迹亦不棄遺謂其既塵清切之班使之增重光華之任敢不恪遵乃戢擗副所蒙誓畢餘生已作報恩之計庶几蒲效不辜責實之朝

代謝轉官啟

入告元勛已誕揚于显冊徧行殊賞乃橫及于微軀亟被恩言徒懷感臆伏念公起從踈迹誤

玷選除寢庸宥救之過優每愧器能之勿稱頃
緣移使方屬整兵恃乃糗糧偶无餉餽之乏予
彼原隍与有馳駟之勞盖朕予之当然顧事為
之安在驟叨增秩深惧罔功此盖伏遇某官威
格華夷志存庙社憤兇徒之竊發出妙畧以請
行運籌帷幄之中既空蚁聚还師衽席之上爰
振席臣遂軫念輸將之勤乞懇名慶賜之列
敢不恪遵乃朕固称所知庶以奉法循理之心
可為推矣与能之報

代賀翁中丞改知杭州啟

伏審拜恩中道更鎮近藩凡屬統臨交深欣畏
恭以官才推英傑德懋中和親逢圣主之知
自致風雲之合紫荷持橐久恭帷幄之謀白簡
飛章悉正朝廷之体頃被天綸之渥暫分昼錦
之榮克殄啟攘用蘇疲瘵作軍謀帥方加責于
殊功視邦選侯遂改臨于大屏定見賜環之亟
靡容開府之淹灼踐庙堂下澤寰海以繆當文
郡行托余麻願惟慰幸之多豈在等倫之後

代賀胡提刑啟

伏審光被帝綸寃更使節威聲所底樂誦惟均
恭以官雅望鎮浮周才應受所至可紀有前
古吏師之風无施不宜皆一時國論所倚比奉
凝旒之对式符側席之求嘉謀遠陳以命已出
輶車一乘盖收重持斧之权細紘十行恐遂趣
賜環之名碩惟晚晚辱在庇庥行拜旌旗之光
敬備竿牘之礼欣幸之劇倍万常情

代賀張舍人啟

伏審拜恩宸陞進直掖垣休命播騰輿情欣属
伏惟公官盖一世心雄万夫煥星斗之文追配
作者起雷霆之奮蔚為閔人有連中八科之名
无纷乱諸事之謂蚤泛麟閣尽讀未見之書旋
列螭坳更著不刊之典盖善為訓誥誓命之煩
悉不能道德意志慮之精微果被显除遂居華
選請共一節共識傳昭之古風通達百為当閔
崔琳之今事嗣覩綸綍之出趣預廟堂之游公
早辱論交茲閔得位上以贊朝廷之喜下預有

御里之榮

代賀韓舍人啟

伏審近奉制函遂登辭掖人望所屬士論為榮
伏惟官諸儒楷模三代豪傑揚雄于蜀本著
士成後世之名馬周入關曰抗章言天下之事
褒語一下英声四馳蓋不為世俗所用之文則
已識公輔有為之器其間流落公言謂何及此
遂除上意决矣然以辭令贊士之任而付托論
潤色之才此優為之何足道者一時製作孰能
居蘇賈之先它日設施自當在常楊之上公預
游滋久閱會甚休瞻江湖之一麾阻門闌之三
賀忻懽索志倍蓰常情

代賀宣抚啟

伏審告廷以命復位元樞嗣開莫府之炭遽捨
安車之佚事關國体喜動民情竊以填抚四夷
為上公之任典護諸將乃元帥之权去就之間
重輕所係故師連西海強術公之一行而啟警
朔方賴長平之復出勳盟既固史牒用光恭惟

某官位冠宗工望隆元老摠尊主庇民之志成
開疆辟土之功鷹揚四海鶚立一世威稜遠懾
碩草木之皆知忠列具存宜蒸藿之不採頃緣
振旅曰汝奉身上心虽憫于独矣輿論已知其
復用果承温詔再抚全師盖边陲无折箠之劳
則宗社有覆盂之勢虜谓吾父当厭雉于階楹
人歌我公即还師于衽席斯言可必万口所同
某辱在播鉤喜聞推轂徒以一麾而出守莫陪
十乘之啟行并躍私情倍百常品

代賀太宰啟

伏審告廷坦制正位冢司百辟具瞻万邦胥慶
切以歷觀論相之重深識守文之維終宇攻之
圖功時方紹復條先帝之故事自足施行乃登
用于旧人以付畀于大政務飭治体不求智名
恭惟某官盛德庇民殊勛冠世蚤收四海之問
望更練三朝之典章上所注懷泛甘盤之旧李
国有决議咨方枘之壮犹直道事君正色率下
備受大臣之体貌綽有故旧之風流衮職既虛

岩瞻弥峻遂定金甌之下首居玉銛之聯華夏
系心方資霖雨之澤措紳属目共仰中台之
以托俞洪鈞庇身支郡遐想云危之会阻陪鳧
藻之欢抃躍之私名言莫既

代賀少宰啟

伏審讀命踞朝正儀揆席真儒登用庶類昭蘇
天下幸甚竊以全矣之相逢本由天地之交泰
為時而降非人所能選于中而奔臯陶豈曰疇
咨之俞審厥象而得傳說是為帝賚之祥自昔

傳聞于身親見恭惟以官柱石王室股肱帝躬
自係朝廷之重輕心關宗社之休戚開拓万里
成超今冠古之功勲宇四方致尊主庇民之業
道洽政治謨以禘諧使邦朋之寢消讖国是之
素定遂符夢卜進摠机衡必將尽行平日之言
然浚敢為天下之福轉洪鈞之一氣時適純熙
安太山而四維邦其永固以叨分郡寄迹听除
音外与騷謠慶云危之会中懷美蔭賀燕雀之
私抃蹈既深輸寫奚既

代穎州王待制謝執政啟

馳駟再暮偶迺與議不符千里又玷國恩控箴
甸之上游即溪湖之勝踐过客希少絕厨傳將
迎之勞居民雅馴无訟牒刺裁之冗筋骸既佚
顏面與慚伏念公奮身孤平逢世熙洽偶緣奔
走之消效遂階侍從之榮班然最下之政累土
當有余責而至愚之慮已試实无他腸仰荷廟
堂之知俾參禁密之籍未收績用更以名閔付
之牧養之权遂此便安之願此蓋伏遇公官佐

佑真主師保群黎明德茂勳已濟登三王之治
深謀宏計更成一六合之風旁求心膂之臣出
守股肱之郡有如庸懦公冒公選除公敢不効勵
夙宵恪備職業期稱責成之政庶遵公誓之規

代賀右丞啓

伏審冠拜制函進登政席四方引領百辟傾心
伏惟慶慰恭以公官奉瞻儒宗才高王佐昔隱
約公輔之望已隆久于禁炭神全之知益簡豈
惟按燕許之大筆居常罄稷契之忠言天日下

臨風云交會議已馳于域外禮遂絕于坐間立
太平之基方播鈞以成万物開中正之跡將築
館以待群材自微省生竊叨大化懷守臣之皎
坐閱步時掃相國之門動形夢寐依灼抃躍倍
百苛夷

為戶部葉尚書回諸路使者啟

此者誤膺詔待叨總計庭蓄藏刑弊之余九征
多闕調度經常之外百費交興揣繇蒞以奚堪
冒寵榮而更惧豈謂以官過持謙柄遠賁慶函
敦意愛之周全聚文辭之曲折光華所照良朽
為慚念王室之孔艱倚使臺而甚重舟車並湊
方資指雇之勞門宇相望猶阻瞻承之便感銘
徒切敷叙曷殫

代謝還任啟

罪當遐弃方解組以去官息許終更復旋旆而
既事召驚魂于一夕九井之際收渙汗于終朝
三禱之餘喜動親顏寃學民听荷旒宸廓乾坤
之施不求其初念門墻矜替履之遺乃至于此

捫心惕若攬涕潸然伏念公弱植易搖駑筋雖
強項從使傳誤被詔除延閣通班假一麾于南
國故鄉在望足三釜于北堂徒黽劬于夙宵但
糜捐于歲月蓋投閑置散者公所當得而撥煩
刺劇者才豈能堪積此叨踰至于汰罷上累藏
疾納汙之德中懷省愆念咎之疑或謂他賜此
所告者過也自怜孤遠誰與改而正諸詎意台
光下臨節塵皆照致膺申命獲返故栖此蓋伏
遇公官莊重鎮時高以拔俗英文敏識本三代

儒李之宗忠言嘉謀之一時國論所倚居然真
輔相之器綽有矣父兄之風民皆系心上已注
意殊庭淡漠恭九華妙會之先法禁疑戾列五
閔英游之尉然犹吐握下士寤寐招矣博收豪
傑之才共佐光華之旦就如銀拙亦在記怜務
盡掩于過差使曲全于終始公敢不堅持一節
力報万分无它技能愧承乏江海之上不相背
負誓托禽鱸鐺之間感激深深喻言曷既
沈忠敏公龜谿集卷第八終

沈忠敏公龜谿集卷第九

啟

賀除留守啟

伏審賜環亟下信節遄歸飭燕館以留居御朝
端而趣對身關國體想忘跋履之勞德享天心
宜擁福釐之集恭惟某官朝廷碩輔社稷宗臣
以皋夔之才逢堯舜之主引君當道蚤輸密勿
之忠措世太平已底經綸之績鯨銘具在紀律
異張聿從真館之游乃託介藩之任申伯之居

南國雖賴番宣周公之詠東山終還左右及此
介圭之覲實符仄席之求諒展宸旒敷膺昼接
然以素望之所屬必惟田人之是圖豈秉國均
轉洪鈞之一氣益熙帝載平太階之六符載念
微生嘗叨異顧與燕雀而同賀庶苑李之垂陰

問候中書啟

伏念〇猥以微生叨從末宦效〇之技復若
江湖之瀆瞻〇之符恍然云漢之表顧門墻
之祢峻改竿牘之罕通引領云勞傾心則一恭

惟謀謨帝所勦相王家順迎六氣之和茂擁三
靈之祐伏以某官夙鍾間氣親際昌辰遂以非
常之才助成元競之烈發揮一德使邦朋之復
消感槩百為由國是之先定及此精神之會必
于寤寐之求天睠孔昭民瞻允屬擬百寮之上
已知體貌之崇居三事之先即俟儀形之正上
以副一人之意下以慰四海之心更乞深念宗
社加護寢饋某卑情死任祝頌懇切之至

賀漕使加職啟

伏審显膺徽数宥进崇资凡託庇麻奔深欣属
恭以某官存以甚遠养氣至刚亮節端誠实表
仪于当世危言鯁论皆根本于生民不图近功
可贖大事憤愚民之冒昧連狡致之猖狂爰飭
使輶式族師律九攻九拒多自于指踪万奔万
全豈容其假息至于轉餉曾不乏供果消南顧
之憂遂躡西清之秩策勛方茂第賞惟新观賜
札之系傳知名環之狎至退惟陋質叨沐余光
承俞之初為喜益倍

謝荐奔啟

課功玩狀偶迓大吏之譴何進秩有階忽冒上
臣之荐藉过形褒字加賁沈踪碩塞責之靡遑
唯啣息而独至竊以圣人以孝而成俗是為教
化之原儒者以道而得民非若簿書之比故于
州果之戒莫先庠序之聯虽列处族邦第使視
曹于幕府而選後帝孝更令通籍于橋門至煩
一代之宗師並奔四方之寒暄号曰吾属收為
已知然而泮水泛居或潁河中之木需章典奏

不蒐席上之珍宜得魁壘軒昂之才加以疏通
該洽之職名實四達言行兩純使之无遺庶云
有補如公者天資昏慵人品羈卑少也讀玉徒
粗知予為已長而干祿盖苟求于及親以名俗
多老生之常談而徑世之古人之大節長恐没
齒分為散材乃沾黃甲之恩漸免白丁之役及
補郡吏後居校官設施皆熟于平時游處既多
于暇日稍尋黃卷轉授青衿必有我師虽欲從
其善者以非子座豈待語而避之然未至于顛
隤心已慚予忝冒方期斥去遽辱名聞此盖伏
遇某官提衡九流推轂多士小德役大德每蹈
孟軻之言先知蒼浚知將成伊尹之志遂以丹
霄之定俛免茲白社之寒生不問庸愚亦加采
錄顧矜憐之若此嗟報效之云何公敢不增所
未長鞭其不及駕馬十駕庶申伏櫪之悲漱帚
千金終發掃門之喜

謝運使差叔知縣事啟

恭承郵報俾揖果章調安令之琴烏知政理擁

毛生之檄聊遂親謀蒙幸有余包羞死所伏念
其嶽嶽可咲約結七竒情李維成碩短檠而自
媿蒞游寡偶抚長鋏以誰怜栖大李之十年切
取奉常之一第尚次官次伏處鄉邦誰是醜漿
之人空余乞米之帖茲因拜節方獲曳裾擢于
田里之中寘在門墻之末公移遠逮就假一雷
之封疾置驚傳親著五云之字碩惟凡瑣乃尔
遭逢此蓋公官遠業濟時高風勵俗裕民足国
已操邦計之羸瀆德良能更次人才之当故令
散吏輒補曠官之敢不効尽所長以待乃事体
日葺居之戒宇憚小劳臻五月報改之期庶收
微效

問候運使啟

向自揚舲背府引襪行臺濫泛俎豆之間教奉
珪璋之表竭來敝邑阻拜前塵緬惟規畧之余
休有神以之相恭以公官望隆当世行配古人
才地有余虽多而倚办辞源死極犹憂以
知難言皆合于上心効必闕于四体暫屈經綸

之手遂富足之原言听計行實遊千載之會家
給人足更迈九年之儲柄用可期師瞻已峻更
乞上為宗祐加護寢與云下情无任云

新令遠迎狀

伏審公官此曰之待屬頌頌章調完令之琴行
現美政整王喬之寫共仰仙風退念飄蓬之余
空懷揚靴之惧承顏之幸翹足以頌

賀毛給事啟

伏審温綸亟下大旆遙叨騰閱四方聳動群听

竊以殿中獻納之地是為門下論駁之司非夙
節梗槩則不足以典樞机非論議該通則不足
以承顧問故楊雄于漢擢先待詔之醜而李藩
在唐望隆批勅之手得人如此視古庶几恭惟
官季為儒宗才配人傑持心耿介歷嵩岱而
不移蘊量恢宏包滄溟而无際炳文章之光焰
極師友之淵源名蓋一時用先諸老徐堅真舍
人極樣早按中朝望之實宰相才聊從外補席
方及煖改已報成紫泥俄見于賜環青瑣復恭

于持橐想金甌之久粟指玉鉉以旋登公論所
期斯言可必以繆從末跖景仰英風茲聞以命
之頒祿激懦衷之喜輸枋斥鷃敢知鵬運高庭
戶飛蠅但收驥程之遠依胸抃躍倍百等倫

賀賈舍人啟

伏審茂膺詔檢寃進詞垣聯侍從之榮班極文
章之選音騰疾置光勅故御恭以以官奉配古
人才高当世早馳妙舌按滄海之遺珠獨冠去
科在崑山之片玉用先諸老擢自一人校仇蕪

六籍之微刊正尺群言之失踐揚滋久問望益
隆進直螭坳記載之功唯允首陪雞戟調護之
德攸全爰從禮樂之司入掌絲綸之地舍人樣
有如此大手筆死甚雜紅藥裁詩暢中和之遠
韻紫微草詔追顥噩之淳風紹蘇賈之才名超
伊管之相業乃符輿論六出家声以踪跡陸沉
音塵斗曠側聞成命之出祿增末契之榮目想
俊游輒起禪尉之興心懷美廟尤傾賀履之誠

謝改差常州李官啟

問塗湘水方懷陟屺之思易地蘭陵復預采芹
之采幸既安于子哉喜遂發于親顏揣分云游
循涯以愧伏念公天資特昧人品羈單妄刻意
于詩士旋跼踪于衿佩一隨計牒九換年華茲
非春秋厲勅故園之具奎監朝暮貪覩上國之
光偶脫白丁遽解黃甲洎親榮三釜之祿飾身
叨五兩之倫謂寸進之可期宜分陰之必競而
乃赴銓十月補吏一涯取道重江念毛生之檄
徒持待期荐步碩墨子之突未豎敢罔小物之
私曲綴大矣之念達籲天之危懼遂擇地之初
心訖使便安及從願次茲蓋公官息深教載德
懋燮調推大鈞之无垠中由平進謂小人之有
毋獨軫深慈便苜水之奉于近鄉脫風波之危
于遠役矜恰若此報稱云何公敢不激昂其衷
砥礪所夸庭闈愛日已寬暮之懷庠序承風
益廣朋游之樂

賀馮丞告啟

伏審鋒車入覲斧宸對揚超玉筍之新班冠金

蚤之旧直除音四出欢頌一詞竊以奉三代之
遺英而当号令文章之事取四海之俊望而摠
言語侍從之官此上所以篤于近臣而世亦將
期以大用况夫親承密旨独望清光接六符之
中階秩高而禁之上列帝選于中必惟其人恭
惟公官炳岳瀆之灵尽東南之美德量盖存夫
遠大道術已造于纯全氣誓九州由真养而死
害才周万事殆曲成而不遺忠既格于天渊信
亦行于蛮貊昼膺三接步闋九迁詞掖代言思

若湧泉之决儒宮正席化如時雨之施騰閩東
序之絃歌响听北扉之鈴索方將攄尊主在民
之術豈特煥經天緯地之文遽銜恤于倚庐致
典思于仄席聿頌名節仍趣賜環天子虛懷安
問鬼神之所以都人拭目後观風采之凜然迨
出親除式昭異教定見金甌之駭即期玉絃之
登德福之文用虽長于大手吉甫既相礼自絶
于同僚斯言不诬惟日以俟某离竒弱质么庶
微生頃蒙特達之知曾乏先容之助惻閔显渥

倍激騷慄久托範模行費大鈞之塊比僅同燕
雀更欣夏屋之幃幪

賀新守盛季士啟

伏審細札疏息左符分命起自列仙之館來臨
多士之御芹藻生輝布常增氣恭以官剛以
蓄德端厚凝姿粲然星斗之文粹矣珪璋之表
奕闕闕步早收俊造之科仕踞橫翔遂入英雄
之乘輶絃膚使之蒼列棘彙名卿之祿醞籍
有余于風流緣飾无先于儒雅一昨辭榮北闕

均逸南州田里絕歎息之聲治功藹著庠序脩
孝弟之義名教勃興集此美談發于遺愛况蘭
陵之孔道接茗水之上游喬木相望稔服善隣
之教令甘棠具在歛閔雅俗之歌謠用是此邦
絃誦之徒思見我公色咲之系茲閔除目實激
惟慄碩惟奎塩之冷官曾是門闕之下客燕雀
同賀相看大厦之蔭成苑李方華独認旧蹊之
踞穩依胸抃躍倍万等倫

賀笋左司啟

伏審祇承爰召亟被峻除显陟中臺之端榮居
上宰之屬音騰郵置驩動措紳窈以尚士公万
事之本元左司貳六曹之綱轄所以抗詎軒陛
叅謀廟堂曰唐建官始重都公之号追宋稽古
實為法法之儲惟 東求豈輕除授恭以 官
氣壓万象心潛九流本師友之淵源發文章之
光焰出符罔瑞同威鳳之九苞居协地灵配元
龜之五摠爰是早步揭來上都勃焉起三俊之
名凜然灼四海之望既橫翔于雄 遂独步

于英彊絳帳談經咸忘鼎來之季赤裳賦命逃
詠遄灼之詩方追臺妙之游復領使華之寄虽
登車之志遠念側席之恩深自宜趣还庸副庶
仔次知相業試观省闈之弥綸行慶帝俞即步
禁塗之清切自顧門闕之下客曾塵衡石之上
游寅緣莞辞窈取英眎喜承正之好善尔既有
為謂公牀之為文豈能无望

賀毛显謨知鎮江府啟

伏審 官懇辞清禁榮統要藩爰助懷灼本厭

承明之直蕭傳復出蓋觀宰相之材唯其被究
光而益新所以全奪死而弥固有識相度不謀
同詞恭以公官望重吏師奉深王佐秋陽江溢
會道術于環中景星鳳皇聳德名于天下勁氣
癸浚凋之操沈謀迎先見之机忠死他腸才有
余地視文章之小技素所優為奔節义之大閑
方將獨立咲曲士之未徧為矣者之不能故于
用舍重輕之間以見進退難易之際抗章避寇
奏屈卻而後前褒詔賜俞意主連而愈厚訖從
荷橐爰假竹符峻秘戢于西清委良翰于南國
明哲具美既歌山甫之遒灼治行騰閔即慶弱
翁之大用公承顏虽晚受顧則深初聆謦欬之
音已荷齒牙之論竊冒叢云之蔭更許包蒙默
希霖雨之恩終期振稿

賀正啟

月窮于紀方占嗣歲之祥星回于天遂履初元
之吉維世巨哲實享純釐恭惟公官正色立朝
虛已游世功名自致早親日月之光節义独高

更勵冰霜之操對越三陽之序尊迎六氣之和
即擁春祺入熙帝載其述遠恩闕阻奉壽觴瞻
頌惟勤名言曷喻

同前

上同 惟時旧禘實享繁釐恭惟公官道濟寰區
功存庙社陶鈞獨運早陪黃閣之游鼎鼐再調
終慰蒼生之望對越三陽之序尊迎六氣之和
即擁春祺入扶帝祚公銓回末跼坐遠崇闕阻
稱枅柏之觴遙荐松椿之壽瞻祈是切敷叙曷

周

謝祭酒奉改官啟

飛章帝所推華袞一字之褒傳檄儒官增弊帚
千金之享載惟忝冒深積驚慚竊以知人之道
固難而儒術非他技之比入仕之流寢廣而李
校乃公議所灼至于宗師之荐論不係朝廷之
東拔秩六百石輕脫州果之冗曹步四十員
收雍泮之清逸專以蒐羅一時寒畯之士因以
激昂三代豪傑之風凡奉所知必泛其類故竿

續小夫之智至死所容薄士俗吏之為畧而勿
取自非文章炳蔚問本淹通望實有加于人行
能无愧于古則何以酬丹霄之定價附青雲以
垂名如公者藝晚寒茲辭源淺派所奉真土梗
耳勿造本根于道猶醞雞炊未留齒節頃駟黃
甲偶代白丁既預搢紳之游即分庠序之教款
奎盤于朝暮宇迥獨冷之訊閱絃誦于春秋粗
知三豕之趣技殫鼯鼠化止奔蜂方函斥之是
虞曷以陽之逃及平生慕願此日遭逢茲蓋公

官推輓九流括囊六藝自任斯文之興廢猶為
吾道之重輕先知查後知于身親見小德役大
德與時偕行乃矚微踪嘗叨異眄終未忘于下
體遂不獲于上閱芹藻預榮蓬華增氣公敢不
恪遵師法 守官箴節勵冰霜必欲免夏畦之
病光分螢爝或能助秋陽之明

謝蔣迪功啟

伏審首被貢士遂偕計牒膠庠倚重黨友增華
貢元公官祀梓奇材芝蘭秀植籍甚家聲之振

藹然世德之昌黃卷一經得矣父兄之承青衫
九品從貴子弟之游初接跡于群居已程能于
異寺迨膺妙選實愜中情收步武于夷塗可立
待也收功名于絕會是以似之方深賀喜之誠
繆辱飛文之貺銘藏惟切敷述奚殫

賀芦舍人啟

伏審近膺制簡遂陟詞垣入陪清禁之塗充屬
洪儒之任叔輿廊廟鼓舜措紳共以公官如唐
一夔為宋三俊講奪重席蓋國中之真儒談傾

四筵亦天下之辯士文章有古之風烈德行為
時之表儀素望藹然英聲籍甚上所属意見謂
有宰相才民之系心何止為舍人樣茲假判花
之重呂恭視草之榮政事預閱允資國體之通
達訓詞具在共期帝制之坦以洪惟二者之長
信謂一時之美方將日膺三接步闋九迂墜躋
玉筍之班即進金鑿之直斯言可必指日以期
受恩特深為喜益倍燕雀相賀初瞻大厦之
蔭飛李不言自識旧蹊之踏穩

賀周司業啟

伏審被恩宸宸正位奉宮凡在下風孰不同慶
恭以公官自天仙伯為世儒宗奉貫九流獨脫
拘牽之見文備中体雅好深湛之思論不詭于
圣人達可行之天下確乎不拔暗然而章鉄心
石腸素蘊功名之志金口木舌豈惟誦說之才
遂自郎闈登此師帳誠恐以綸之出不煩重席
之温越批要津庸副法議公伏自早步即閱大
名曰緣爨下之弃材出入中之余地蹉跎一
命契濶七年身係寒鄉徒有修門之夢心懷蔭
莫陪廣厦之游

賀林資政除南京啟

側聞休命就起宗工還祕殿之崇資委陪京之
重寄息言誕布僉論交孚恭以公官受天全材
為帝良弼韜文武之兩器秉忠孝之一心氣貫
堪輿由直養而无害智穷眇忽皆曲成而不遺
勲名具存風采可想虽讒波之橫起而天鑑之
孔昭曾无淹時延有徽教歎付倚平之任姑煩

釐尹之行缺北大鈞行吻浴鳳之治鬱葱佳氣
况隣飛鷁之都定規麻檢之班即对衮衣之宠
多士之願斯民所同受知特深為喜益倍属
吏曹之有守趨賓列以无階

謝荐奉啟

黷舍室餐久竊眷矣之鼎輜軒過听誤登荐士
之去自顧何堪人以為幸竊以汲引之重今古
所同取夫拔茅宜在泰通之世譬之推轂当遵
平陸之塵宜唯卿士之奔能抑此王公之借蒼

不在此族則為匪人而况摠一道之詢謀会列
城之殿最按庶既廣簡核惟精必得異才乃副
公奔如公者江湖漫士逢華寒生斷他技之
猗无録，竒節之未有短檠徒对口耳之李易
穷長缺空彈齒牙之論安在詎意車中之半面
尚矜堂下之一言畧其迂愚賜之翦拂此盖
官識先致遠量極包蒙事君以人自得上臣之
体与人为善独高君子之風兼收尺寸之長靡
有錙銖之失推其余地庇此救踪敢不力跋

前脩誓圖後效俯稱鄉人之好仰酬國士之知

賀毛显謨除真定帥啟

伏審近奉帝綸就更戎幄輟西清之密侍得北
顧之深憂先声所馳群醜攸誓恭以公官公輔
之望盖自少時將帥之材乃其余事徒以詩書
之府形為文武之韜凜然堂上之奇兵威加草
木遂矣幕中之婉昼名勅蛮夷暫分清禁之光
以壯朔方之勢然而靡為一面之病骨乃四支
之強矣人入朝豔虜何弄果吾父也尊俎可以

銷萌以我公兮鼎鉉待而增重行曰入覲遂即
登庸公早伏下風近叨殊眚許其氣類之比借
以品題之私望元戎之啟行心隨目斷嗟太史
之苗滯力与命違

賀笋給事啟

伏審比由西省進直東臺帝恩所加士論增重
竊以凡号法逆均游禁塗独于青瑣之崇資恭
用黃門之故事辨駁邪正彈訶同烏府之疾論
設古今顧問亞貂冠之峻次稱是哉必惟其人

恭以某官如古天民為時人傑李洞九天之邃
文追六籍之淳字韻獨高忠忱素著如璞玉渾
金而莫能名其器于盤根錯節而有以見其才
神具听其請共世固知其久大果膺殊曠遂陟
近班或在掌綸已括舍人之樣在當批勅更繼
夕郎之風固非一日而得君是宜旬月而取相
行問大用實副僉言某緣荷深知本緣末技側
听鵬搏之迅弥增蠅附之榮抃躍依忉倍万等
倫

賀黃司成啟

伏審比膺帝製遂正儒宗多士聳觀豈特膠庠
之矜式四方同慶茲為廊廟之叔與凡托恩庥
共深欣屬恭惟 官望隆王佐名重世師德行
配先民之純文章祛後季之弊取武城二三策
雅謂知言得商頌十二篇蚤推能賦恢然凝遠
之度邃矣深湛之思有往皆成无施不可上所
注意尤知山甫之小心民皆具瞻已必弱翁之
大用果恭法滋進直掖垣亟由鳳閣之近班來

處鱸堂之故地回瞻僚吏盡四海之淵源追數
遊逆信一時之豪傑斯文有托吾道益尊木鐸
之任既優金鉉之除伊迩進北扉而承密旨綽
有前規開東閣而館翹材佇觀殊渥其寅緣姻
姪出入門闕自踰跼于末塗阻承顏于隅坐側
聆休舍倍激驩悰

賀湖守葛待制啟

此審高牙已臨大府寬條一出惟頌四馳恭以
官心存古人氣蓋當世名号一時之豪傑奉
為四海之宗師而禁同游最先德奔八科並中
豈止文鳴上心雅歎其居中時論久嗟于補外
然公卿皆憚徒以君侯之立朝而吏民不欺之
賴長公之治郡遂請便安之地用蘇疲瘵之氓
正恐賜環不容煥席由由絃誦獲進門墻服
在下陳方執簿土之役瞻言故國莫備桑梓之
恭依嚮之誠倍万常品

賀盛守再任啟

伏審祇奉新恩眷臨旧治提封所暨驩頌如初

恭以某官卓犖受才洪深迪德道义滿于天下
英雄游于光堯中煥星斗之文追古作者起雷
霆之奮為時閔人功有為以皆成治无施而不
可輟泛棘寺出領竹符千里與謠坐見疏止之
後朞年報政騰聞課最之優妙達睿聰併崇徽
教稍緩韓侯之入覲姑狗寇恂之借由善政流
風民自安于教令深謀至計帝心俟于咨詢會
有追鋒不容暖席顧惟踈賤叨辱知憐方懷勿
翦之思更勵必恭之戒依歸下悃倍百常情

沈忠敏公龜谿集第卷十

啟
狀附

謝運使胡修撰奉改官啟

淳沈州縣甘老簿書出入門牆誤緣翰墨更借
板援之勢遂成汲引之恩投足知歸抚心懷感
伏念某江湖一介塵土半生并夜粗疎顧豈堪
于作吏次山浪漫蓋已嬾于為官未成能洗耳
之囿不免效折腰之態庸、備位敢号馬曹累
、隨行事同牛走念是非之相乱致力會之兩

疑借曰自媒正使誰奢比曰修小記室之問乃
得望大君子之光眈眈所加過為衆中之異所
聞或誤遽忘名下之虛公賜品題曲為道地意
極丘山之重言逾布帛之溫退省空踈豈能稱
塞茲蓋伏遇公官叔衡一世水鏡九流發為月
旦之評動合春秋之法獎帝无用提携遂享于
千金駑馬有知鞭策更勤于十駕不忘委瑣公
站揄揚公敢不欽誦格言勉圖蒞效許以操修
加御當名遵節義之大閑謂其李問過優敢樹文
章之小技庶几激勵毋辱知憐

賀年啟

星回嗣歲月旅上春適三陽之頻升宜五福之
交會恭惟某官政先平易德懋中和徧歷劇煩
煥若凝冰之粹一蘇疲瘵煖然扶輿之溫對越
令辰受時純嘏遂被疇咨之命式登光輔之聯
公心象門墻身迷州縣奔賀觴莫及削慶牘以
徒勤

謝秀守苗郎中奉改官啟

二紀服儒猶念呻吟之旧一官去獄豈堪流落
之余迭辱提撕重為榮耀伏念公受生多難涉
世少徒偶從鍾黼之謀輒污軒裳之列樹玉賈
石夫豈本心乞酒得漿六其定分亟捨絃歌之
樂驟親敲扑之煩群言諂一爭沮幕中之辯獨
行躑一敢矜席上之珍乃使挂需頭之章終免
為搖尾之態靜言特達重愧空踈此蓋伏遇公
官隱德在時深忠許國收入馭中共師循吏之
風流推矣與能自得上臣之職庶優容寒素曲
賜獎成公敢不銘肌感息刻意为重庸一未季
倘有見于施為斷一余生庶无忘於報称

謝運使王待制奉改官啟

三語既掾亟從莫府之趨一字與哀輒累公車
之荐荷恩已過揣分奚勝伏念公護落散材嬰
跼蹙足貪交易厭揖窮鬼而告行拙迹難安拜
天孫而請禱念而求之皆失歛百慮之相攻髮
已星一心徒烟一一昨汰滋黷舍還徽銓曹踞
隔九霄豈有修門之夢家存四壁未成下澤之

游挫針資糊口之謀束帶效折腰之役當塗知
已或似寒蟬未踞依人空慚社燕幸 塞帷之
始喜形傾蓋之余名置門墻使操翰墨然員多
闕少時方會于省官而親老家貧勢固難于擇
祿竭來去獄聊以代耕蓋由剡列之私既遣便
安之願更煩汲引矜憐蓋伏道 官盛德
容悉通才應受以成室屋兼收椽闥店楔之微
可差王公近來蘋蘩蒞藻之賤故虽沈于下列
亦不壅于上閤加惠寒生增榮孤宦 敢不希
踪先列抗志後陳抱槩磨鈇期不易儒者之事
飲冰食蘩庶死負門下之知

賀提刑啟

伏審奉承溫詔臨案祥刑瞻擁傳之星馳知屬
城之風靡余光所屬驩意已孚恭惟 官蓋識
疏以懷才敏達溢為政事曾不愧于古人在謀
謨皆可行之天下及被承顏之寵遂行造膝之
私親被上恩就更使命威聲所徹但閉草木之
知氛侵一涓死復狐狸之問恐未遑于煖席遂

已趣于賜環退省孤踪獲灼余託万事不理行
賴于多閑六轡既均庶陪于後列欣榮之至敷
叙曷周

賀沈状元啟

伏審奉大庭之對擢居多士之先仇秘府之出
進列群仙之右寃踰疇昔声振繇臣恭惟惟慶
竊以國家救諸設科三步下詔豈特循祖宗之
法蓋將收豪傑之才紛然朋來至以萬計蔚為
首選固多異人曾未有夢兆一飛恩加再見家

家声踵復兩世之青毡宸藻親哀煥九天之冊
檢付以函出之戒示為翰墨之儲名蚤先登事
豈前比伏惟官文備中体李摠百家節繁軒
昂鬱；棟梁之氣見閔淹洽溜；江漢之流早
也從四方之游固已按一時之奮竭來文陛獨
冠英躔上與見晚之嗟士有先觀之快蓬山芸
闕之直何足道哉金鑿玉堂之除可立待也
沉迷簿領荏苒步時未敢勝去輕為賀喜之禮
乃蒙削牘曲致搆講之詞媿感既深名言罔既

賀左丞啟

伏審天緯疏恩台躔進次正泰階六符之象冠
文昌八座之聯成命下傳善類相慶恭惟以官
三代豪傑一時宗師夙懷經濟之圖深達以論
之體晉公德望孰不問年齡之几何賈傳才名
豈止對鬼神之所以智略輻湊夙采想閔自登
政席之崇祿見勳盟之著九夷通道綽有成功
三后協心奔死異議乃就升左轄以增重于中
臺帝眷既隆臣恰益峻以登門最旧受顧已深
閉上天之除昔殆將起舜記日邊之灼踏正復
坐馳并躍之私輸寫難尽

賀張狀元啟

伏以法駕親巡不虞詳延之問紛袍族議已推
絕類之才乃下胥傳果先科列伏惟慶慰恭以
以官躬行篤實資稟魁宏久于湮淪独高御曲
之蒼素所蓄積綽有廊廟之謀一朝遂冠于英
豪諸老尽驚其剴切莫可尚已夫豈偶然主
上痛悼往園渴問至論以為飲食嘗胆之日必

有慟哭流涕之言特下詔音專求說直禦戎三
策殆與見晚之嗟寤主一言執先 獨之戒方
將攄發旧季殘履亨塗庶几寫平生憂國之心
何止為今日決科之具屬茲晚步竊伏下風未
遑柔翰之脩先辱珍函之貺感銘丹臆倍蕙嘗
情

賀凌先輩啟

伏審奉承大對擢置上科拜命赤墀猶亞一
卷之首題名翠琰遂居千佛之先用吉吉乃和家
之光納說言真社稷之福未遑馳問迭辱飛牋
感愧之深敷宣罔既

謝黃子虛季士啟

伏審比膺詔旨追寃諫章党石刊名忠節凜于
当代士林進秩恩光溢于暮年幽憤既申勝流
相慶伏惟 官仁言利博義勇氣充蓋万折而
必東虽三已而不愠白日一照伯魚何办于前
誣高風四馳并向目前于遺直時方挽于變乱
上益思于典刑佇閱追鋒來副仄席眷言官季

久預交游邂逅公朝奉揚正論喜極阻修于柔
翰謹搗函貺于珍函感愧之深名言罔既

謝曾显謨啟

此者徧塵三院久汚紀綱之思進搃一臺忽玷
經綸之命遂莫循墻之避更增批疾之憂冒寃
益深負慝祿重上意開納知犯顏逆指之非雖
因步阨危念疾首痛心而何補敢謂隆謙之眷
過形衰大之詞披絳再三驚慚陪百此蓋官
多悶守約汎愛親仁緇衣好矣之誠德配先三
青箱傳世之奪名端諸儒特煩揮翰之懃加賁
登門之旧規存麗藻感發懦衷銘鏤之私敷陳
曷既

賀趙叅政啟

伏審進登旧弼叅搃繁机命下九天懽騰万宇
竊惟自古社亂之因必生希世豪傑之才曰時
作具与民休息臨巨川而未濟方俟舟航扶大
厦之時傾必資柱石副上以意非公而誰伏惟
公官誠格天淵忠存庙社方戾足以斷大事靜

重以徑遠猷直道而行獨立不惧蹇、王臣之
節更受故而弥堅赫、師尹之瞻遭譴而益著
拊之劇地凜然威名是致未央與夜半之思長
安指日邊之路迨膺出綽不候解鞍見晉夷吾
誰復效楚囚之法用范武子自然知晉盜之奔
爭觀設施預期戡定豈特疲氓之引領是為善
類之傾心矧此孤踪嘗叨異盼方念一麾而去
因未能三賀以登門抃躍私誠倍万常品

知鎮江與戶部姚侍即先狀

此者誤膺以舍寃付便藩顧衰病之瓦庸豈堪
煩劇賴知怜之有素遂托庇存即獲恭承倍增
欣抃

知鎮江通用謝狀

此者忽膺以舍寃付便藩收跡山林之間方圖
屏伏沒事干戈之際豈克堪任揣予知難冒榮
為惧此蓋以官推心忠厚迪行端良借余以
嚙枯政誤息之起慶更蒙珍翰用賁孤踪感媿
之私敷陳罔既

知鎮江與韓帥先狀

此者誤膺以命寃付便藩久伏山林之間豈堪
煩劇仰托節旄之下庶獲庇存屬鞬將謁于轅
門削牘敢塵于記室依均之素敷叙曷殫

知鎮江回人賀狀

此者忽膺以命寃付便藩收跡林泉之間方罔
屏伏從事干戈之際豈克堪任揣分知難冒榮
為懼此蓋公官壯猷排難雅量包荒借余論以
嚙枯致誤息之起慶江山如故從仁里之游維

堞相望更托善隣之庇特昭珍翰益貴孤踪

知鎮江府到任謝宰執啟

起之間館付以名城井邑丘墟未受創殘之俗
江山襟帶猶為形勝之區宿師方折于遐冲謀
帥乃推于庸品才蚤靡稱息則有均此蓋伏遇
公官柱石邦國著龜國論以一夫不獲為重任
以四方未靖為深憂雅量鎮浮屹立中朝之望
元功定難力推外敵之鋒蓋將扶大厦之顛故
盡掩群材之短遂令駑鈍之累延鑿既奔命之

以官庶收功而塞責然人復羸多病徧急少思
方當調發之煩未免催科之拙願寬銜勒覲脫
簡去不失朝廷勞來之方是為門閤收錄之報

問候劉帥啟

印綬相承猶接典刑之旧旌旂旁列遂依節制
之雄向風每跋于前塵蒙霧自沾于余潤願備
竿牘少罄悻悻伏惟公官韜畧承家勲庸許國
威望聳傳于四裔忠誠簡在于九重行搃全師
徃清方夏平時外敵素知李廣之死双即日中
具必倚汾陽為第一是為社稷之衛宜推神灵
之休更冀妙嗇天和允答人望邇詠之切敷叙
曷殫

除尚書回人賀啟

起領州麾未聞治狀趣還朝著忽拜台命仰蒙
簡記之恩俯念衰羸之質輒嘗引疾庶歎投閒
成命莫回預積曠瘳之惧移迭及過形哀借之
私感愧之深敷宣罔既

回孟恭政啟

羽檄上聞驚犬羊之入寇
奮輿順勅搃貔虜以
親征宸謨悉出于万全
士氣殆逾于百倍符堅
之扣淝水聊与周全佛狸
之死郊年无期奔潰
迨其卻走奔协初謀此
盖公官識察天人心存
社稷恭筹帷之秘資径
遠之壮罔搃首鑰之疾
倚居中之夙望致敵鋒
之屢挫知固步之永安
公猥以微才濫叨近列
負鍵橐而扈趨奉引何
功擁袂篲以造門趨承
甚迓余寒在候珍膏是
祈

謝席恭啟

比者叨奉制綸擢陪政
路屬四郊多壘之際
賢一日万几之煩薄
技奚施嘗循墻而避
命俞音既嗇終抑疾
以拜息繇力弗勝
覩顏安寄此盖公
官宅心忠恕迪德
謙虛延譽當朝每
托吹噓之末論交
晚歲更親矩矱之
余遂致微踪逃膺
重任辱賀緘之弥
渥攄感臆以徒深
銘鏤之私敷陳曷
既

謝前宰執啟

此者叨奉制綸擢陪政路屬四邨多壘之際資
一日万几之煩薄技奚施嘗歷循墻而漑懇俞
音既晉終擬疾以拜息伏念公李昧通方才疎
遠爰偶以片言之合驟蒙上公之知念人物之
眇然誰不如已歟廊廟則駭矣人其謂何汗号
莫回覩顏安寄茲盖伏遇公官柱石王室股肱
常躬宏濟艱難務兼收于群策旁招俊乂圖並
輯于庶功越滋下列即托埏鑪之末親閱矩矱
之余訖改妄庸誤膺光寵中存丹赤徒知当効

于夙宵外竭罷駕誠恐莫裨于塵露感銘之切
敷叙曷周

謝刘宣抚啟

竊以羽檄四馳遽音日五天戈一指醜類宵奔
成宗社莫大之勳振朝廷久衰之氣威行塞外
惟勅區中伏惟公官躬受傑才世資雄畧吳淩
若一敵國屈挫犬羊之鋒嫖姚比再冠軍益整
貔貅之族屬茲逆啟挾彼援師深入兩淮之間
相持三月之久仰醫勝弄尽伐狡謀曾无亡矢

遺鏃之虞每有折馘執俘之捷符堅之扣淝水
聊与周全佛狸之死郊年果閉潛道碩外敵之
已卻中興之所基草木擯人旌旗勅色功存万
世方將固山河之盟位列上孤豈特聳干戈之
術自惟晚岁獲与殊休喜抃之私敷陳罔既

回汪相公啟

竊以門墻夙阻莫瞻華袞之尊使介俯臨荐辱
珍函之寃退惟固陋渠敢奉承伏惟公官社稷
元勳朝廷旧德属上圣之龙飛之日会中原云
擾之辰首定大横之占克扶漢祚將啟中興之
運復振周宗既攄经济之谋聊遂燕間之系收
四方之能事每欣逆赤松之游以一士之宿寃
独追恨伯仁之死虽春秋責備于矣者然礼义
何惜于人言过形引咎之詞祗見執謹之意載
深袖袵倍切感銘春律寢暄琳官多暇碩精调
于鼎食益加衎于生径

回知福州張叅政啟

伏審祗膺休命显峇茂功陞秘殿之隆名增介

藩之勝勢伏惟慶慰恭以公官鉅才周爰厚德
鎮浮入与政塗活困之謀具在出分戎閫干城
之畧盖昭益身自任于安危故心每關於休戚
屬時逆党挾彼強隣延涉地以深侵擬投鞭而
徑渡天臨万騎至煩蓋輅之親征雲集千艘卒
賴樓舡之為助况委輸之狎至加籌策之上陳
迨此班師宜先懋賞犒混濟陝邸之餉絕權勅
六軍嘗袞報閩嶠之政成寇均三事碩向風之
逾切辱流罔之過勤感篆滋深名言曷既

回李觀文啟

伏審誕膺以命茂对闕休冠士殿之班聯正台
司之体貌丕昭異敷允协具瞻伏惟惟慰恭以
公官盛德格天傑才經世凜公輔之望身退
而道愈尊堂社稷之勳時危而節益著虽綠
野遂晋公之系而蒼生思謝傳之灼曾謂中非
尚騰多口日月在上風雨不渝塞翁之馬自还
田者之牛安在坐復青毡之旧于我何加行灼
黃閣之崇斯言可必猥恭近列遠映余輝四

修賀益之儀驟獲烹魚之素仰慚謹春俯劇悖
悰感佩之私敷宣罔既

賀孟觀文啟

伏審抗章宸極得諗輔藩伏惟寬慰恭以官
亮節端朝純誠翊世有開濟之才以戡多難有
深厚之德以鎮群浮恭幹方几備更六載頌勉
勞之克著宜夙來之聲聞楚粵塵清魚已帚潢
池之習閔河霧責就未奠神州之居方倚老成
庶圖恢復迺辭榮于右府暫不侑于左符止殿
絕班邈連霄沒蓬山傑觀近隔濤江想偃旆之
未遑恐賜環之已下退惟孤拙夙荷庇庥帳合
之多垂欵出處之全美依灼徒切敷叙曷周

謝送生日詩狀

伏蒙都騎見存大篇為貺曲記劬勞之日過形
褒頌之詞伏讀嘉言敢忘重拜占斯千之吉夢
愧此余生誦汝墳之卒章居然永歎感銘之至
敷叙曷周

回踏樞密謝復職啟

伏審祇拜渥恩寵还峻職播神胥穆表着用光
恭惟公官德茂仪形志先康济歷艱難之多灾
特直亮之一心越東洪樞居存勝弄辰犹克壯
將枕戈以立功名昼接方隆忽解組而辞富貴
虽綠野之居甚乐然蒼生之望弥深比下以綸
進醜秘殿盖谓孔戡之去理或来宜必知季子
之吻時乎有待尚阻瞻承之幸过蒙問勞之勤
感佩兹多名言曷既

回折樞密啟

伏審進仪帷幄恭幹樞机固国步之救宇孰堪
大任契上心之簡在自属真矣郵音播傳輿論
欣穆恭惟公官才兼文武李際天人亮節孤風
名素高于当世深謀至計志每切于生民自頃
来内即期登用教奉凝旒之对果膺虚席之求
孔以之卧隆中身尝不屈夷吾之在江左人以
无憂必將發揮平日坎行之言用能经营方今
未畢之事中口所必斯言不誣退省哀踪久叨
末契甫投闕于御社实托庇于門闈依御架勒

翰寫雜既

轉官許回授与兄謝宰執啟

庀職无功叨被公朝之宥抗章有該願為私室
之營仰承出待之恩俯慰陟岡之念兄弟感泣
父老歎咨伏念公起家寒微涉世迂濶進踰涯
分自昭滿溢之虞退省愆違猶負顛隤之惧至
若成志之奏御固已乞身而去朝敢謂第名例
蒙矜賞念事為之靡稱控懇避而莫諧爰念急
難冒陳迫切而露之澤既沾被于同根云泯之

章復表揚于異數夫何僥倖有以遭逢茲蓋伏
通公官直道事君誠心好善性惇孝友用風勸
于多方身任安危將日新于庶治過蒙矜惻乃
獲褒俞方收跡于山樊第均恩于陶冶銘鏤之
至敷叙曷周

賀張叅政啟

伏審進膺詔侍叅幹事樞恢張遠圖將肅清于
國步登庸旧德首厭服于人心郵音播傳輿論
欣穆伏惟公官才本人傑李為世師問望冠于

三朝風采傾于四海論閔休戚炳若著龜之
行蹈險夷挺然金石之操虽綠野之居甚柔而
蒼生之望益深果下賜環趣覲行殿亟踐廟堂
之旧倚平謹場之虞江左之見夷吾已期刻復
魯人之思季子皆喜來吻諒少展于謀猷即尽
戮于社乱出功不朽指日以須頌惟哀遲夙叨
知瞻念收照江湖之上獲庇身陶冶之中并躍
私誠倍万常品

回賀正狀

正王謹始人統開端惟時耆英宜享寿祉伏惟
公官才周庶事李富多文方茂对于春祺諒亟
还于天闕过蒙慶問第切感銘

回趙相公啟

比者濫膺詔侍參執事樞未遑坐席之安更躡
朝班之峻宥私沓至控微懇而弗俞憂責併加
抚哀踪而靡称惧形心骨愧溢面顏伏念公出
自寒家本非遠器干祿之奉曾不足以提身負
薪之言天豈堪于謀國頃緣虛獎馴致微官久

昭尸素之訖甫遂殉田之幸圣恩未既迨曰替
履以見收愚慮已殫死復緣毫之云補不固西
月而閱三迁厲當郊壘之多曷資帷筹之祕深
知忝冒積負兢慚此蓋伏遇公官道合天民才
優人傑功高社稷久登翊于睿謨重播紳專
統盟于善類夙借吹噓之力曲為根抵之容遂
使哀年復叨殊用崇墉在望尚稽感臆之陳宝
翰流音亟辱慶緘之貺銘藏之至敷叙莫周

與浙東安撫趙相公啟

伏審公官上丞相之印辭榮廟堂分刺史之符
作鎮藩服併開盛府誕布寬條想風采之一新
知諧謠之四出伏惟公官忠存社稷德冠天淵
出扶邦運之危上簡帝心之眷沛然膏澤既得
百姓之心赫爾威名方制四夷之命決策已定
脫屣如遺之高謝于成功以大振于頽俗平津
之開東閣翹材尽萃于一時裴度之守北門殊
礼佇覩于它日公灼未晚人望如斯退省哀踪
久叨未契欽勇退之節虽想于高牙賦遄殉

之詩即首迎于華袞依御之切敷叙曷殫

知樞密院回前執政啟

里巷投閑方少休于疲曳岩廊罔旧俄復玷于
冤休願陳力之不能當試可而乃已容靡控避
祇負兢慚口竅啟寡門疋羸多病昨以粗糲之
質進于廊廟之游過計拳、虽有徒薪之慮空
言落、卒死橫草之功恐孤奉于以恩期退藏
于晚岁不罔遠外犹累簡求惟樞机之臣我在
甲兵之間未之吝也豈能忘尸素之憂方且罔
之何以濟艱危之念拊心惕若承命報然伏惟
小官云云改是迂愚復茲忝冒時哉不可失固
次勉于着鞭老矣无能為誠恐昭于罽餼尚祈
告教少追謫何犹稽柔牘之修迺珍辱函之貺
謹光所逮朽盾為榮愧感交深控陳難尽

趙相公

盛德冠時殊勳盖世身虽勇退委万鍾如脱屣
之輕計或决行措四海若覆杯之固素緣知勝
嘗資設施

韓宣撫劉宣撫

忠貫神明功存社稷將制四夷之命共圖九廟之安

李相公席叅政

盛德冠時傑才經世心存王室每敷納于嘉猷力挽人材專統盟于善類曲教交際公賜揄揚

孟留守

厚德鎮浮殊勳翊世典刑所屬暫司曲鑰之爨體貌方隆時拜制麻之寇曲教交際公賜揄揚

李尚書

直道立朝精忠許國曲教交際之旧每借揄揚之私

卷十一

沈忠敏公龜谿集卷第十一

雜文

碑記

疏祝文

策題

銘

賦

樂語

湖州德清縣重脩孔子廟碑

予少時嘗聞諸長老言吾邑初脫五季之亂人
樂更生敦朴力穡未知季也大中祥符間予從
祖書記始以儒季中進中甲科名稱籍甚鄉党
榮之邑之子弟遂風勸于季其後正議大夫盧

公父子踵取名第翺翔要途而李其後正議大
夫者日寢以盛故有孔子廟基下制狹既不足
以揭虔妥靈而衿佩野逸弗克群處迨以道士
申之步河南竇克來是邑訊之卜人以為余不
溪來自天目之山注于邑之東南兩山挾之秀
氣橫出宜益有措神之祥乃作今廟直巽之隅
高以抗爽非復旧比而文雅之士班班出焉闕
闕相望若必厥卜予結髮六肄業其中絃誦之
声犹可想也中間朝廷興季而有司便事僅于

旧宇丹堊而已矣然自初考卜迄今百有三年
而墻室頽圯草第于堂廟貌虽存丹青缺落使
人喟然有字不嗣音之歎春秋祀事著于令甲
而器幣牲牢之荐弗備弗齟神用不享太末却
如几隱居溪陰一日过予曰吾侪儒服顧不若
佛老之徒飛奉其祠以侈大其師之說耻也已
而率邑子沈良能相与告于邑令楊鏊及凡境
内之士大夫士大夫悉劝趨之爭出緡帑以佐
其費乃尽撤去門庑更立而一新之向勢隅落

虽曰其故而棟楹显敞視昔則又加焉爰即而
庀析為齋廡以待孝者中爰廣殿像設巍然翼
、群公衿事惟序觀者為之屏息嗚呼休哉實
狂始于紹興癸丑之仲冬越明年春上丁行釋
奠之礼落沉烏是日也予兄次律揖衣升堂談
春秋大旨凡邑之士大夫濟、在列咸有肅容
令罷而請予文以記予謂國家遭強胡之難義
士枕戈武畧是急然未嘗斯須忘古文之事誠
謂捨是則死以為天下也吾邑令乃能間搶攘

之余尊人所歎五季崇祀以夸四方是可靠已
乃為土其本末而系之以詩曰

餘不之源來自天日注之兩崖其勢若束惟
邑東南山縈水洑始建廟宮茲焉考卜士也
來游文鳳載柳更時搶攘園蔬是掬豈其山
川秀氣回復殿有吾徒輸金委粟載新棟楹
工靡程皆有神司之不疾而速揭、元季竭
冕袞服群公從之祀事孔肅嗟我令尹崇化
表俗日與自躬往繼前躅勉我士子荒追則

辱惟以嗣音豈惟干祿祥源決一庶未其續
披雲樓記

宣和四年春秘閣曾侯自山陽移守嘉禾
在三吳為支郡封域儉狹而物產饒衍居民敦
本好約雅稱易治侯之至曰其族施教條數十
示所禁勸民畏慕之相戒毋犯侯令越數月政
成從容語僚吏曰郡虽小然介江湖之間水舟
陸車孔道四出賓客之至先虛日顧其地跨下
无高水之居以稱燕游不足以壯千里規望盍

圖之先是內相葉公道卿于子城西北築亭榜
曰披雲後人更名樓其實亭也庫屋三楹安久
且圯又西北其户下瞰通闌烟塵宛轉于几席
間非登臨之美侯乃以完堞餘工悉撤去故屋
其基增高倍薄取它名材瓦用者更南鄉為亭
外施重檐而中殿之深明洞達丹碧粲然亭西
挾以水閣曲欄橫檻映帶左右它日與客登焉
送天末之孤帆迎海上之遙岑目力所窮与空
為際更唱遙嘯觴酌流行神徜徉如在塵垢外

信哉披雲霞足青天僅足以方其快且適也侯
牽觴屬山曰茲遊樂乎子為我記之山以謂成
壞哀樂奄忽之變在物也物不可以為常顧吾
所建立有不可磨滅者物則託焉以垂不朽此
羊公所以與峴首之歎而湛輩反自哀已不暇
也登斯亭也徘徊四顧蓋吳越交兵百戰之場
而勾踐夫差之爭雄也高城深溝有荒田野草
之悲穴狐狸而伏鱷鱔也其人骨已朽而其事
為哀也前年弄潢池兵傳吾城連三日夜民大
震擾天子亟出禁旅討平盜去而城完因得朔
亭其上一觴相屬是可系也侯生于相家文章
事業稱天下設施有當大乎今日者則名之傳
山川猶將托之不朽况斯亭乎故亭之成壞情
之哀系有不足言而侯之功名為可勦也于是
身出

水陸報應記

趙丞相云頃年關中有一士人被酒夜卧于道
傍堆阜之上夢有人呼曰城南山人家設水陸

我輩當乘此託生可同徃堆阜之下有人歎曰
一醉人卧于吾上出不得柰何未几前所呼者
復至曰水陸甚盛但不甚精潔至矣不降不為
利益若有噫嗟之聲已而曰久飢粗得一飽其
人復至曰飢甚虽一飽之不可得是死福也且
而視之乃一古冢也鬼神之事茫昧難知然水
報名甚多大抵不可不精潔今日兒子徃妙香
營設此供故錄示長老佛智大師紹興五年七
月丁酉必先士

刘希顔真贊

目送孤鴻心徹寒泉風神散朗儀狀毅然掀髯
一咲呼吸云烟是為宗廟之貴器自号山澤之
臞仙

葛魯卿研銘

野人闕古溝獲豎石研而異之以灼于丹陽葛
公、属其客吳興沈公為之銘曰微而澤灵液
之藏楮而豐瑞璞之章先生婆娑翰墨之場天
授茲器殆文字之祥也邪

客游玄都賦

南陽公數徵不腆之文然街談巷語陶寫性情已即擲去如弃唾漫不復顧省字暇著豪刺人目邪既數月公更出下餞客在門恐遂泯默則為它日恨輒賦客游玄都曰公懸孤之旦用以為壽其詞曰

客有夢游玄都之官觀一公子緇衣綉裳下觀蜚觸之闕候衷甲乎戰場俄而免胄四顧周章少焉休矣息閉影藏粵有一老長矐然深衣而

而黑緣緩歌擊節起舞偏僂揖公子于下坐曰予方外之毳客不知人間禮法之嚴公子之貴也抑嘗覘蜡齒于列座訪宴毛于廣筵莫如予年長矣公子其自言之公子曰嘻先生其眇予也耶予生於三江長于五湖跨瑤光之象負溫洛之出蓮房晨嬉睿室夜娛嗟日月之几何載神屋其如初此犹未足以語壽也蓬萊岱輿負嶠方壺以与夫瀛洲五山之根出改乎灼墟彼奔首以戴之逆禺疆而遠俞者實予之徒也先

生以為何如先生奚爵里居譜謀奚自豈周穆
王之遺民抑丁令威之嫡嗣也不然何伯渠畧
視予而以大老自恃耶先生曰有是哉子壽可
期可以策計若予壽者蓋不知其紀也一瞬目
而千步一奔足而千里鍊金氣于丹臺之炉尊
玉腴于華池之水引脰長嘯声聞帝庭子夜沉
、天門未扃刷騏驥之捷步輦鸞鳳之翺翎標
綽碧落徘徊紫清群仙舍予以九还之使持絳
節而擁霓旌公子曾未免夫泥塗之累網罟之
患豈足以族十五鰲而友四灵者哉公子曰然
則奈何先生曰公子中温文而外健武能納新
而吐故其六壽之類也曷不捨輿溇趨爽塏以
為生之術也予問南陽之墟下有菊潭公子其
往游焉朝緩步而夕至也酌餘波之清冷擷遺
芳之藿靡屬霞觴而自侑渺天香之泛菡揀子
翼乎崑丘庶几閱少廣之終始公子曰唯、蒼
而賦之以荐乎南陽公之壽几

燈華賦

耿宵寒之不寐兮起攬衣而踟躕无以散余之
幽憂兮憑挿架之叢書引短檠使置前兮聊縱
規以嬉娛注膏油續余炷兮爇雙照之清眸曷
孤光之炯々兮舍生意其斯須曾不根而自華
兮聘便娟与扶踈初蓓藟之星懸兮葩萼爛其
紛敷中鬱勃而旁分兮熒以滅而歎无尔睽瞍
而蔽虧兮辛勤余之翦除悼飛蛾之撲綠兮犹
若擷芳而採腴童子旁睨而竊笑兮曰此吉占
奚忽諸苟禦福其不祥苟余豈廢而改罔慶喜
聚門唯所召兮独何為此華之覬覦彼九華之
威蕤兮灼百和之淳蘇散春風之列炬兮尊珠
翠与笙竿扶光景以舒秀兮紛榮落之自如豈
其規福而示黜闇兮盖以中而函胡相風釭之
一枝兮属山澤之臞儒办牛毛之瑣細兮忌雀
彩之縈紆綠桐君之菜地兮詫微光于隣壁之
余童子曰噫嘻吁呼已見背于群趨兮悲夫主
人之愚余掩卷而三歎兮悼此言之甚过物不
可必兮神不可誣忽若太乙之下臨兮醮青藜

以烛余、何為感此嘉睨兮豈以夫余所讀者
道載而与之俱徧此花之可授兮眇傳灯之老
瞿

天字節致語

一氣周天水行協而景風玉千齡接亘火德盛
而榮河流是開震夙之祥實显神灵之異无疆
受命有截傾心恭惟 皇帝陛下秉錄復常握
罔建極席慶紫霄之上匹休黃序之前经纬万
方如家至而日見出入六合本神勅而天隨妙
用中藏全謨外發振張祖考之丕基與起帝王
之極功故得九廟延禧二儀荐祉壬辰紀運已
驗宝符之文甲子復元遂增神美之筭爰屬誕
祚之節共沾燕衎之恩喜浹衢尊誠均封祝衍
皇基于億載蒙民謳于四夷臣猥以微生逢茲
昌祚莫奏克庭之技徒賡擊壤之音遙望天墀
上陳口號 次識樞星紀誕祚天人瑞會抚昌
期声函万步騰惟頌節应千秋奉慶儀金篋賜
齡輝碧簡珠囊荐寿肅丹墀何須更效南山祝

良岳連雲自不後

館待接伴少卿樂

屬國勤王來效貢輸之職端朝命使往宣逆勞
之恩方大節之遠臨宜登塗之少醴恭惟接伴
之官望隆朝右名滿人間以師友之淵源為文
章之光焰襟懷磊落森々若千丈松宇韻風流
濯々如三月柳早動冕旒之邃徧濟臺閣之華
公言所灼睿意祗注輟自月卿之列授茲星使
之权正行人之官虽云將幣過諸侯之國固許

致饗知府之官喜觀儀形願閱規畫肆筵設席
考禮度于故常鼓瑟吹笙按樂音之純擇倘劇
厭々之飲庶觀秩々之容但々苛猥以賤工叨
居樂部宜有口号上噴名顏

九重簡注輟名卿伏節東來為遠人貢篚百年
旌屬國使輶千里尊陪臣遵塗行對三山曉關
燕爭看一咲春无疾其駟今有詔趣灼掃橐侍
爰宸

館待高麗進奉使樂詔

八月浮槎旧識遼東之使節九天出綉新添漠
北之賓儀方朝廷旌守圉之勤宜和國謹克庭
之實聿遵彛制系昌期恭以進奉公官將命嚮
風馳誠就日跨万里風波之險趨九重鳳閣之
深爰屬徑塗適當授館知府公官甘棠訟息茂
草囹虛喜逢嘉客之臨特展芳筵之好調絲擘
竹騰閔皦絳之音奉白飛觴備講獻酬之禮願
以此時之系事由為后日之美談公等猥以賤
工叨陳末技幸閱從容之集宜修荒累之詞仰

竇台顏敢陳口号

仙槎渺、出雞林踏指神京步奉琛四海已同
朝禹志万年宜罄堯心儀恭大客恩方茂位亞
群公澤更深况有王人宣德意徑塗莫借費登
臨祝

薛林二太尉特排樂語

旌旂炫日属元老之相遊樽俎浮春念故御之
孔系一時榮觀千里驚傳恭惟特進太尉中書
太尉道合真儒功存旧弼四海仰廟堂之同德

九重知帷幄之協心鳳閣鸞臺曾記並游之盛
龍韜虎帳更瞻分鎮之雄離合萬端猷為一揆
甫申之輔用室豈止藩宣姚宋之相唐朝行資
謀斷会有過家之便宜從授館之勤知府公官
喜覲儀形欣親談咲茲奉千鍾之壽以交四座
之歡樂俗覩趨窮里社謳謠之暇禮行酬酢忘
朝廷體貌之尊將紀英游永為嘉話但公等叨
居伶籍獲侍鈞顏不揆荒蕘敢陳口号
三吳分野直中台一日驚傳二相來李苑蹊間
分組綬湖山影裡炫尊罍清談道旧真難繼淺
咲追歡許易陪須為故人成徑醉已閱双詔下
銀瑩

館待杭帥樂語

大編凌波方重西州之別高牙照路迤分南顧
之憂共瞻元帥之啟行式壯列城之勝勢恭惟
安撫公官宏材驚世偉望映時氣貌冲和濯濯
如三月柳操修挺特森森若千丈松早由天府
之華遂陟霜臺之峻九重簡在四海相聞為鈞

為衡將圖一命之衮之屏之翰暫臨十國之連
寨帷甫屬于按行弭節益敦于交際知府以官
方均搃制荐奉儀形况當卜夜之期適值班春
之候金線間作庶佐于清歡醞筭交飛之何辭
于徑醉示一時之榮觀為百年之美談以等猥
以賤工獲陳薄技敢陳口号上瀆台顏
熊羆千騎駐南州謀帥來寬旰食憂草木也必
思潤澤湖山正恐費遨遊旌旂炫日催前導樽
俎浮春許暫留劇飲不須辭徑醉詔環閱已戒

鳴騶

秀守館待交代樂語

旌旆由春千里听告新之政尊疊競日四筵陪
道旧之欢盖雅躅之相承之所重式敦
交好以鎮群黎恭惟知府以官一時吏師三代
人傑李拔南豐之旧氣陵北固之高
見襟懷之磊落撥煩剴劇出談笑之後容政成
暮月之間名在重霄之上解組去郡行解造朝
寄傲風流徒發南樓之興論思密勿時陪西掖

之遊知府以官契重金蘭棖均膠漆不改袁公
之約束收追名父之歌謠永備歆超願奉千鍾
之壽礼行酬酢期存百世之盟倘投轄以忘為
庶盡替而徑醉但以苛叨居伶籍獲侍台階不
揆荒蕘敢呈口号
一麾相望繼芳塵召杜風流主与賓芸閣去方
思既日竹符來及趨班春泮談款密看論旧善
政後容許告新早晚銀臺双詔下共期持橐侍
飛宸

代天字功德疏

有王者與既協生商之命使全人壽咸罄祝堯
之心惟是假于灵文茲用申于善頌 皇帝陛
下伏願永膺帝祚誕保皇圖衍周詩多子之祥
享箕畴五福之証灼謳歌于四裔率土底字卜
歷于万年後天維老

乾龙節開啟疏

十四月紀帝堯之生慶鐘是日三万步頌遂人
之壽喜泱斯民仰扣蒼雉式祈睿筭 淵圣皇

帝伏念降年有永受福无疆孔子之居九夷遠
丁厄運穆王之馭八駿亟返畏途載臨誕全之
辰弥罄灼君之祝

乾龙節滿敬疏

舜風解愠造四月維夏之期商飢發祥契千齡
復旦之運式垂睿筭宜藉勝緣 渊圣皇帝陛下
下伏念多難而具大德以寿天旋宝伏六百之
会亟平安奉調觴億万之年永固

天申節開啟疏

帝眷命乃生商允符長發之慶民謳吟而思浚
光啟中之圖敢伏真乘仰祈睿筭 皇帝陛下
伏願降年有永受福无疆亟还天邑之居端享
法官之御神民万物同臻開泰之期寿富多男
並协延鴻之祝

進天申節功德疏

多難啟圣共占震夙之祥一德格天自獲厯鴻
之祉表微臣之善祝集淨侶于嘉辰庶藉真乘
式增睿筭 皇帝陛下配天受禱象日照臨一

法戒輅之行，盡平僭亂。大正法官之御，永享壽康。

泗州傅衣塔祈雨疏

比步告飢，民方懼于艱食。嘗暘為沴，天濩降于疾威。念吏道之與妖，致農工之失職。被躬省咎，雪涕祈哀。伏大士之悲憫，群生之危阽。慈云廣布，法雨周施。霈然嘉澤之流，戢此驕陽之熾。庶令老弱旋見豐登。

昊天殿祈雨疏二首

瞻彼甫田，蔚然多稼。行遂九秋之望，尚愆一雨之期。惟是高原之既亢，旱莫昊穹之昭格。俾時澤之周流，降此康年。恃之卒步。

荐飢之後，艱食是虞。望嗣步之豐登，脫斯民之流殍。而嘗暘為沴，時雨久愆。麥奔壑而復萎，禾入土而隨槁。三農危懼，百吏倉皇。唯仗籲辜之誠，可噴蓋高之听。伏望垂慈下土，徧救群神。令出風雷，大霈雨師之澤。候介云從，亟收旱魃之威。尚幸時之小康，用拯民之大命。

三清殿神霄殿祈雨疏

運在金穰已屬豐年之望時方火老爰申亢旱
之憂乃閔高原既泣枯穗伏霄晨之丕佑幹阴
陽之至叔云上于天用敷剛健之德月离于畢
終至滂沱之祥

佛寺祈雨疏

豐年已兆嘉澤尚愆虽蒙一雨之濡未厭三農
之望敢憑轉意恭扣蒼慈冀法澍之周施抑驕
阳于已熾滋我多稼溢于大田

代脩武烈帝庙疏

遺像森嚴示死忘于馨烈叢祠祀陋惧弗称于
明威比祈保障之恩尝致饗完之懇昭兹肝鬲
曉祥初既协于象占已乃形于夢告終蒙灵贖
遂成屏盜之功載省初诚敢費鳩工之事眷惟
以郡实其故御嘉与永懷之流乐輸崇飾之費
奉迎嘉山危井水祝文

矯、神危惟水為所吹嘘成云噴薄成雨惟兹
水泉為危所主一勺之多澤徧九土挈以瓶罌

置我庭宇燁々電壺坎々雷鼓發揚英靈浹洽
周溥溉我田疇滋我稷黍毋使我民仍受飢阻
則惟報之如御田祖

金山廟祈雨祝文

秀居湖海原隰之間厥壤斥鹵三農于水无所
蓄藏故雨涉旬則病水不雨涉月則病旱水旱
之禱不容不瀆春夏之交千里龜坼嘗漑懇於
尔神之實憫之賜以甘霖守死以谷揚神之休
德既上其事該加封崇今者不雨之既甚旬多
稼向萎通渠既涸居民行商皆以病告守不忍
避瀆神其嘯名風云雨我邦域操此殄氣卒為
豐年守之俾民承事益謹謹告

太孝秋試策題

古之所貴于骨鯁之臣何也人臣剛正有守尚
氣節敢諫諍因勢恃之以強猶骨強四支也官
之竒懦而不能強諫隣國知其不可假道汲黯
贛而好諫叛國畏之至于寢謀因勢強弱從可
知矣然而君子處心積慮歎人之死过而已指

人之過而正救之自教以下有不能堪不幸人
主有過奔犯顏觸色忌諱干不剛之誅以教批
逆鱗豈曰已哉古之君子願為良臣不願為忠
臣抑有以也不曰已而有言、行善由吾君福
在天下可也其言不行去其位可也去其位之
非君子之本心猶日望之庶几其改也事不求
可功不求成悻、然評而賣直徒使人君有拒
諫之名而无補于國宜君子之所不取古之人
善納諫者莫如唐太宗善進諫者莫如魏邈公
史稱太宗見為妩媚則邈公豈好評哉是以諫
行言听君臣俱榮中君子學史曰矣求古諫諍
之臣拳、愛君直而不評可以為激世法者試
件其人以告若夫克位不言曰吾惡為評如陽
城寺輩又凡君子之所歎也

名試館取策題二首

東南實古吳越百粵之地号为富強自春秋以
來畧可考也隋唐都于陝洛步資邦國之用多
在東南委輸常过天下之半 主上遭時多故

治兵東南恭勤節儉出于天性之自然故凡冗
費悉從蠲罷惟以養兵為急然而公私力屈日
以更甚其故何哉異時財賦粟帛之出于東南
者就可件數也今有司坐失經常之入每以之
告頽獨取之民、愁无聊以爲便乎豈理財者
无其術耶捐取之捐、洩之涸、有不勝理者
歟理財曰义孔子之言也雖然理財亦多術矣
商鞅力本務農之說与管仲等也劉晏抑商賈
而卷天下之貨与桑洪羊等也李筌之徒其術

又下于晏而后世論者予管仲而斥商鞅予劉
晏李筌而斥桑洪羊豈用之或異耶今议者歟
本理財之政以單東南一切之弊鮮不流為數
子之刻心計之失必以病民姑舍是而求合先
王理財之义以揀今日軍兵之急宜必有說焉
顧條其以備上之採擇 自古撥亂之主未有
如周宣王者而詩之所稱在車攻則曰内修政
事外攘夷狄在丞民則曰任矣使能周室中興
夫惟政事既修矣而又分別矣能而任使之故

能攘夷狄復境土紹文武之絕業而致中興也
國家遭中微之運夷狄內侵蓋八年于茲矣
上至神英武自足以運動六合倘曰天意人心
之內恢復中原不為難事然猶勵精圖治虛已
用人兢兢焉日不遑暇仰惟聖慮必以上策自
治莫先于改事人才之間故耶夫改事之在天
下可則曰否則革不可膠也揆之于時措之宜
尚有可施行者歟恭之于救弊扶偏之說尚有
可更張者歟矣能並用濟、在列然臨事有乏
才之歎其或濟時之才隱而未用尚有可以博
蒐訪而廣儲養者歟凡此皆當今之切務而中
興之功恃以成者今發策以試三館之士將為
時用非直取其空言而已願條其利害之實悉
著于篇以觀所蘊

擬 御試策題

朕德菲陋紹承大統遭家多難求濟未獲是以
博延豪俊咸造在庭觀閉治道之要子大夫其
必及於極慮亦為朕言之蓋閱在昔聖王之治

天下正心誠意躬行乎上者固自有道而措諸
事業之間則或寬或猛或質或文安通隨時不
膠于迹故其成效布在方冊昭々乎其可觀也
朕甚慕之越自即位九年于此矣愚欲雪父兄
之恥而復祖宗之烈夙夜祇懼罔敢荒寧而
施為繆盭治效缺然深惟其故不但改作間者
乃下銓量之令以擇吏而真才犹未显也爰科
歛之禁以恤民而實惠犹未孚也謹簡練之法
以治兵而冗食犹未革也夫吏道未肅民力未
甦兵勢未強朕之治所以未效也願何以輯事
功弭社亂哉而建議之臣并欲考課以勅殿最
者官以抑奉稍力役不足以供餉餽也為之屯
戍營田以寬之賦入不足以給調度也為之平
準均輸以佐之爵賞未艾也為之定武功之等
紀律未修也為之恭府衛之制凡若此者其合
于古便于今乎其或有不然而者耶雖然此治之
迹也上之次三辰以四時序災沴不生而勅植
遂性下之次風化行習俗厚奸宄不作而中外

協心茲可以占天人之助矣夫何敵不克何難
不濟其後大業其庶几乎子大夫以為何修何
營而可以臻此其條列而後明之務遠于用朕
將有稽焉

沈忠敏公龜谿集卷之十一終

沈忠敏公龜谿集卷之十二

行狀

墓誌銘

祭文

青詞

定書

朝請大天盛公行狀

曾祖得中故不仕祖卞故任漳州兵馬監押累
贈右千牛衛大將軍父僑故任左朝奉大夫直
集矣院知越州累贈朝議大夫公諱允升字德
常其先餘杭人公之四世祖蟠仕錢氏爵位通
显錢氏奔國內附遂徙建德至集矣公院宦游
吳興樂其山水曰家焉公資稟端亮自少小屏

絕嬉弄力奉問古今屹然如成人稍長喜為文
辭采瞻蔚一時矣士大夫咸稱其能元豐間
神宗皇帝闢上庠以經術造天下士公挾其藝
往試率占上游流輩多所降屈已而更元祐尚
声律公自度凋琢之李雅非所好去之不復問
三年哲宗皇帝親郊詔五岳皆得官其子遂
以集矣公前補太庙斋郎調開封府酸枣果主
簿未赴集矣公捐舍館獲喪殉葬濶州即庠次
哀毀癯然狀乃能起卒喪尉濶之金垓哀弗忘

也秩滿奉太夫人还居吳具属步飢盜斥境内
州将病之先是乌程尉缺正員檄公揖領且語
之盜公分曹捕督捧所协泛縱使緣畝而执其
渠首械送州一境帖然州上其事司勳以格進
官一等丞蘇之崑山果崇寧元年官制行授登
仕郎公之丞于崑山也事有便于民无巨细辄
奉之其非所便不問久近必去乃以代有期傾
邑詣州泣苗公再任州不能奪请于朝時工
方建御校復理選歎得能臣倚以办事有旨送

之邑旧有先圣庙庫屋纒救楹公承詔一切更
徹根椽寸甃不斂于民而落成先于诸郡部使
者才之融牘言上三年召至闕改宣德郎簽判
杭州未几代回捍開封府司刑曹事尹碎公奠
命下公独念太夫人春秋高不樂北宦 还旧
職是時東平吕公惠卿帥杭被旨釋才吏訪境
内逸逸備修九域圖志杭于東南为大詮次居
多帥雖其人比公至喜曰吾事办矣即一以属
公 授抉无遺事数月去成奏 御迁通直郎

通判揚州大觀二年

上躬受八宝恩迁奉議

即往步淮甸小歎春秋二租及官所貸婚亦在
民者詔悉闕之而强家大姓寅緣為奸其非所
應闕者詭免甚中步且豐犹抵之不以給上事
公具簿最勾稽得实諭使償凡為亦數十万以
佐外計迁朝奉郎太夫人寿且九十笑念步時
姻族燕游之適在官下心未嘗一日忘吳與公
暢然曰吾始以親故仕今所居非親所好惟食
万冬誼不忍即解印黻改其事以助左右就養

惟謹居死何太夫人以寿终公执丧如集矣公
时益不懈政和二年当筮以公年未艾才不宜
遂休表復用訓詞哀許即以旧領階官司開封
府户曹事方朝廷改正徵角二声庶燕乐以釐
革却術淫哇之習公上所著乐书数万言论办
古乐所以析用中正之法甚悉上嘉用之改
仪曹兼大成府製造官三年司勳奏公曩相邑
蘇之常凡抽獲盜鑄金布法应賞由是累迁朝
语即九月燕乐成上命輔臣覈視惟公所製

精妙一時特恩迁朝奉大夫踰月賜服三品皆

異数也四年营奉

明達皇后寢园与有劳迁

朝散大夫俄以语知秀州五年公犹待次卿郡

以大成奏功迁朝语大夫一日忽语所親曰始

吾乞身強健自谓终老里門渠意及此今而灼

深足以侈上恩可但已耶曰復语休于家理别

圃召雪之上幅巾藜杖往来其間淡乎若与世

无营者閱秘典日数百纸要以了達死生人之

初未知之也居数月感疾命诸子具秘器卜寿

藏既乃曰後事豫矣瞑目何憾即折簡素所從
游告以逝日至日終于正寢治命不亂其悟解
乃如此實政和六年閏正月十八日也公雅有
策屈臨事不為苟且之計所至績效藹然有聞
于時故所迂官率由懋賞独于榮利恬靜比再
挂冠年犹未衰南州士大夫高其行愛慕在色
使公彷彿以進則其所施設何如哉享年五十
有八娶孫氏封宜人子男六人曰康迪功郎婺
州兵曹掾曰度迪功郎坊州司刑曹事曰庶庠
庶序皆游鄉校為儒生女七人長遠登仕郎朱
德延次遠迪功郎錢均次遠貞士陳琦次遠貞
士吳景信次遠太孥博士外孫余尚幼孫男一
人女二人明年三月十四日諸孤奉公之柩葬
于烏程果九元鄉金蓋山之原先所卜也公与
公實同里而公之子度疏其治行屬于不腆之
文且曰將求名世道德君子銘焉以圖不朽謹
叙次于右端謹狀

朱夫人墓誌銘

夫人朱氏世為湖州安吉人父鋒太廟齋郎自
其曾高以來号以賢雄于鄉然儒服蟬脫素風
甚飭夫人幼而莊靜整潔有家法父母愛之為
擇良配乃同里潘侯師仲灼烏夫人之灼逮事
其姑能先意順適卒以孝嬪稱于鄉党之間事
其夫恭謹如待廷爇賓客娣姒雍穆怡怡如也
潘侯少小喜自振拔其交游多四方才士大夫
館穀如傾至灼家不問絲竹之娛帷帳豆觴之
具不極情腆夫人取之也灼十年生三男子曰

苞曰莘曰蕢潘侯卒時夫人盛年既終喪宜改
遣夫人閨之慟絕自誓勿許然二子甫勝衣其
季在襁褓未能誰何也夫人克奉潘氏祀字其
孤有幽閒淋瀝之操三子既稍長知事夫人一
日升廬中物几所于庭悲泣不自勝呼三子侍
旁且誨之曰汝父平生時鑒意歎立門戶非苟
然者不奇弃諸孤蚤世吾哀亡抚存虽鞠躬不
悔吾心固有處也今汝曹齒宜孝其以詩書起
家成汝父志願何以羸金其為汝資勉之哉三

子相持泣謹諾即招聘四方知名士館之門下
授以儒術如誓云三子資秀發巖然可喜也為
李翁自刻著在脩類中蘄見頭角蕢遂一奉
中乙科授迪功郎調高郵軍司兵曹事迎夫人
之官下曾苞及莘由鄉荐肆太李夫人旦暮念
之不氣蕢乃奉安輿西游上都以娛其意既至
而蕢小疾不起夫人以容樞為卜居郡之西園
曰吾不忘故里願吾庐蕢兒時戲劇及其起居
寢飯處歷歷在眼中吾不忍眎也汝曹脫有立

庶几釋吾此哀不然死以吾吻二子奉夫人訓
相戒語激昂益不懈客有相過夫人從屏間窺
之其人矣即色喜語謀而意嫚輒禁切不相還
往故所与游多益者亡几何莘亦相次中第授
迪功郎調衢州西安果尉吻拜夫人于堂下夫
人疾已侵揖衣強起一眎之歎曰吾寢居三十
年夫卒相吾二子俱成名苞故未偶度其趣操
宜不墜厥家吾死何憾夫人疇昔嗜內典曰索
其去日誦之弥月忽若有白默冥坐瞑目而

逝其了達死生蚤奪佛之徒自以弗逮實建矣
戊申十二月十九日也享年五十三有孫男七
人曰梅楫楹格叔相孫女三人皆幼越明年九
月八日諸孤奉夫人之葬均葬于邑之東山鳳
亭之岡將葬諸載夫人之語泣後銘于予：謂
人為善患不力誠力未有死其報者夫人志節
終始凜乎不可奪烈丈夫有媿焉身見二子
躡取名第起為搢紳家天之相其為善獲報豐
矣鍾繡之祿顧不能一朝享之殆其賦予然耶
茲亦可悲也已三子少從予游且夫人行必銘
又不得辭乃為銘曰

其殖也豐而用之冲不贏其躬其節也正
而持之定不隕其姓此古烈嬪之所難而
夫人能然尚不為矣也耶是宜神者振之
用錫爾祉迄成厥家克昌厥嗣鳴鳳之岡
喬木蒼々銘詩孔昭百世之藏

黃直闕墓誌銘

祕闕黃君子虛歿既葬諸孤喪服更造予跣以

泣曰先君子葬未克銘治命以屬公不肖孤其
忍廢先君子之命敬碣墓以該予与君雖故且
諸孤該益急則諾而銘之君諱策子虛其字也
其先居建之浦城為望族世有微官自大父游
姑蘓系其土俗回家焉今為姑蘓人曾大父淡
累贈奉議郎大父挺仕承議郎累贈金紫光祿
大夫父彥仕朝奉大夫君性豪邁風神峻拔方
童稚時出語驚人弱冠一奔進士中乙科追和
梁昭明所選詩持見眉山蘓公一期之曰異時

必以文显初選授杭州司理叅軍折獄精於吏
屏息不敢弄以事秩滿授開封府雍丘果主簿
元符末詔許中外言事是時昭慈全獻皇后
既淩位号而典冊有未盡正者君上書引古義
爭之言劇剴切藉、閔措紳荐者以君才磊落
不宜浮沉簿領改授齊州、李教諭會崇字党
錮之論起故老名臣鮮克免者君亦坐前所上
書刻名党石羈置登州二年徙海州既而上
皇感寤斥用事大臣破党論仆其石立碑之君

例还姑蘇休官自号隐绿居士閉户讀書益自
刻苦為文章環詞老氣絡繹間起至其甚以意
視古作者无媿也佳時勝日相羊山水間賦詩
自娛淡乎若与世无营如是二十年故礼部侍
郎鄒公浩諫议大夫刘公安世右司員外郎陳
公瓘皆以敢諫爭名重当世君造之游上下其
议论相厚宣和中姑蘇守賈諶知君名強欲吏
之辟致莫下诸君勢人意君可撼以祿爭為出
力推輓齟齬不合去為浙西提举司幹办公事

移京東改發運司主管文字君亦未嘗蒞其官
所居称治 上即位之二年改宣教郎通判炭
州明年召对 行在所又明年 上追録党人
除直秘閣其在炭州救以爭可否忤部使者意
使者嫉之诬劾君繼獄爭按驗无所以率奪一
官左受宣义郎罷去退而築室五湖之旁日閱
浮屠氏出要以刮去世故捐愛憎然其了達乃
于死生之際脱然如去来忽一旦起盥櫛呼诸
子侍前曰吾其脱于斯乎而輩行自力毋墜吾

訓語訖危坐而逝實紹興二年八月十二日也
享年六十有三娶程氏生三男曰維櫻繼皆以
儒業世其家一女適從事郎胡德君作壽冢于
灵岩之麓手植之木拱矣諸孤即以其年十月
十日本君之柩葬焉從其卜也先是君以元符
詞臣手疏載 上皇全訓備言 昭慈之復位
号乃 欽全追用泰陵悔意驚且喜曰天也使
泰陵之意白于天下死不恨亟上之君既歿始
用昭慈戚屬信安郡王忠厚奏請詔以其疏付

史官示万世嗚呼君才百于人而不一試使
然而為國納忠虽按斤流落以終其身不少悔
其之可哀也已 有文集百二十卷藏于家銘曰

山盤々兮松桂蕭森川渺々兮魚龙吟嘯
碩瞻中丘兮宛其幽深曰惟哲人之藏兮
抱器陸沉訊來世兮誰其賞音

祭張提奉太碩人文

毓質名家作配令族脫畧華腴蘋藻惟肅洎喪
所天守义弥篤有子九齡出入碩復訖為純臣

慈訓所屬天實報之終享遐福累命重封金葩
鈿軸壽介期頤隆養畢足詔起使華于此苦服
敦匠事爨不遠御曲內祔佳城森然拱木吉蹕
啟行哀榮其族躬致奠觴寓茲一哭

祭陳述古墓文

孔子之生也嘗所休止犹惡其木陰追其歿也
戒毋翦伐乃愛及乎孔林陳蔡之卿一飽莫饒
而塊然堆阜奉祀百世以迄乎今公于孔子之
道閱而習之于數千載之後曷能其固結于人
心生有显位足以行其道術歿有遺愛足以流
其德音公之歿久矣而此邦之人所不能忘者
顧典刑之具在想精爽之如臨像公儀形既修
初事而步祭墓下犹庶几其來歆俯視宿草仰
瞻拱木翕然而深茂者蓋推收知戒而死斧斤
之侵况若公等推公餘澤以溉孳者則永懷之
極宜不能自禁一酌而招此故事也九原可作
尚鑒時忱

祭馮中士文

嗚呼公乎才蓋一世高文大冊爛乎星斗之陳
崇論宏議沛乎江河之逝朝廷倚之屹然如山
有不可奪之節措紳望之凜乎如霜有不可犯
之氣是故奮簪布衣曾不一紀而徑趨直步已
正乎廟堂之位常人視之亦既達矣公所自視
犹病乎未試方將跨喬松之年將伊用之美胡
不慙遺為國龜噬乃厭人間脫然而悅嗚呼天
故生公宜必有意其奪之然亦復何謂蓋上比
乎列星增光芒于舍次公之儀形无護望見而
其竹帛之勳河山之誓則昭乎數十百世引以
一觴文以侑哀公何不來何以止以盈襟之老
淚

為侍從官祭中丞張侍郎文

天生異才其必有待時而為驗若符契公起
布衣以文自藝逮事上皇更踐中外治賦北
垂冬流地頻步宿師民罔告匱靖康之初盜用
出疆堂、魏都謀帥不良城保勿竭袞盜以狂
公願指揮万旅在旁罗拜叩頭戒无披猖謂公

活我卒制一方真人危翔神器有灼公來自北
謀疾抵龜腸履省戶正冠殿帷直声流閭上疾
憚之三接不又集干鳳池孰能恤国如恤其私
意誠則固言直則危匪言之難死難不為口如
其心死有隱欺庶几百年宏濟无疑梁木其壞
天不愁遺計音告外道路垂淡矧我在列心言
依同舟濟川公其楫維今也云亡胡宇不悲公
騎星辰挽搶掩輝一觴以訣尚其昭兹
其為為侍從官祭郭樞密文

嗚呼豪傑之士終克有為而其所施則有疾遲
有端有緒與時為宜年不待期天或嗇之如大
山川尤蛇所戲利澤發見物无不滋功用不究
則誰測知公之所有宏汗瑰竒日无金牛矧曰
割雞奏刀爰斲蘭陵是基勅无由行名声日馳
惟時上皇用公于微延見燕間左右論思宵
人好欺公見其几一麾而去无有磷淄以天
子公履銀危思見異人甚于渴飢返公于南付
之樞机公曰天子雄武英威如漢高帝光武之

之資民散未收兵驕未治曷宇中區曷靖外夷
我惟大臣寤與在斯惟既厥心協謀同辭輔成
上志无俾闕遺乃詢仇方尺箠以笞強言彼壞屋
隨顛而支三年有成必濟登茲天胡不仁而遽
奪之上為輿傷股肱其吁嗚呼我官于朝日瞻
羽儀曾未決旬死生乖揆抚念畴昔失声歔歔
江風蕭々丹旄飛々引觴告訣聊寫我悲

祭刘資政文

嗚呼古風弗还士有異轍气吞九州或畧于細

行心畏四鄰或亏于大節公所自期則无玷缺
太山喬松礪砢截薛万木交寒独傲霜雪公在
布衣声滿橋門諍臣之篇蔚有名言仕而克踐
惟恐有閔人所甚難公处不煩絳帳幃帷出入
師儒身冠峩々屹立天衢曰婉婁者匪予之徒
迄自奉常遂躋禁途惟是諄康固勢岌々边迭
日奔胡来益急肉食者鄙私忿角立公抗論之
去位而泣 真人御極还公于朝式卿尝伯息
荣孔昭公发忠言不替夙宵南昌之村匪公之

招天子有命一洗公冤意將復公以披至尊矣
方瘴毒死生乖分喪來自南莫返忠魂嗚呼哀
哉惟昔文正播紳之師公實希之極力以追立
朝之節此心庶几強恕求仁化及惇愛我後公
游垂二十年公一見我推挽後先我豈忘公平
生之言百年莫贖尚可忍論何以奠之生芻一
束侑以斯文失声恸哭嗚呼哀哉尚饗

焚黃祭文二首

維年月日嗣子沈公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昭

告于先考承事之靈公不孝蒙先人遺訓乃官
于朝弗洎之悲号天罔極今天子有事于
明堂沛澤四海厥有贈典追賫挺塗恭設時羞
以燔綸告惟先人其克享歟休寃用庇子孫瞻
望松楸不勝永慕嗚呼哀哉尚饗
嗚呼哀哉昊天不仁早奪我母蓼莪之感曾莫
報于劬勞濡露之悲空永懷于怵惕今天子
禮成宗祀澤沛九泉錫号疏榮載于綸告庶几
可慰罔極之思慈顏如臨其克享歟休寃用庇

子孫

杖殓告泚人范氏文

嗚呼哀哉君歿我家十有九年我任不傷半世
連遭鞠窮閔凶奉我用全克相內事見謂為矣
比我叨榮遭時多艱心期安平白首相歡別我
徑旬歿殮君竟空閨死人誰与話言嗚呼哀哉
弱子稚女号呼徹天失此慈母誰拊誰怜願瞻
山林卜云未安今奉君棺槨葬祇園牛衣之泣
尚何可論長号永訣失声煩冤嗚呼哀哉尚饗

安葬亡妻范氏祭文

嗚呼自君之逝既越初祥窀穸未安夙夕靡忘
爰卜吉卜大壯之陽与我先塋喬木相望將奉
君柩茲焉永藏引觴告訣言出涕滂嗚呼哀哉
尚享

焚黃祭文

曾祖太子太保

曾祖母同安郡夫人方氏

祖太師

祖母魏国夫人孫氏

某蒙祖宗遺德獲以儒孝致身于朝与閱政事

厥有衰典及我曾祖一再錫命而玉宮保曾祖
及我曾祖妣一再錫命疏封大邦祖云及我先
祖申錫完命位極公師祖母云及我祖妣申錫
完命遂開全魏之封賢士具存謹燔以告伏惟英靈昭茲
垂福于後尚享

先考太子太師 先妣濟陽郡夫人丁氏

不孝被服慈訓夙夜兢、罔敢墜失獲以儒
孝及身于朝与問政事厥有衰典及我先人申
錫完命至于宮師先妣云及我先妣申賢士具
存敢燔以告嗚呼弗洎之悲昊天罔極尚其昭

鑒垂福後人尚享

通義郡夫人

蒙天子恩賚致位于朝与問政事厥有衰典
錫君大郡之封茲于榮矣賢士具存謹燔以告
嗚呼粝食布衣同我艱苦榮不逮生胡宇不悲
尚其鑒之服此休完尚享

追荐亡妻泚人范氏設醮青詞

冤氣死不用返灼于真寔道術死不在示濟
拔于堦塗輒罄哀誠仰干洪追伏念臣亡妻泚

人范比氏曰微疾忽隕盛年日御遙移霞衣永
闕一生艱苦之狀何忍回思 罪垢之目須憑
憑追悼是用祇延羽服光啟蘭場演三洞之道
言營九垓之法事褒集服利洗滌宿愆長夜冥
、冀脫幽閔之趣固虛渺、願陪仙路之遊更
錫羨于私門普承休于妙荫

生日設醮祈福青祠

列宿昭回分直受生之次層霄縹緲密持司命
之权敢霑危衷仰干洪造伏念臣性資蒙昧家

世伶俜倚奮蹈于寒鄉驟登名于旣仕虫福輕
乎羽全繫獎護之恩然德輔如毛每懷顛覆之
慮頃悼亡于私室俄去位于公朝終戒滿盈遂
投閑散尚惧身既湛于世倍行或負于神以勤
積愆尤居亡解謝遙會劬勞之日肅事禋禩之
科恭歎琳宮具宣葦笈荐蘋繁之品庶存貴質
之儀陳蝼蚁之誠必達蓋高之所矜純感格肝
嚮願臨整云旆之逶迤開天門之映蕩正直是
与願尺滌于百非寿考且宇期永綏于五福

定觀二首

藉甚名門託高明之可援
戔然職息懷伉儷之
是求量事契之相重
許姻承之後締
第二子
青衿業墮道李未優
伏承矣女小娘子彤管訓
爰德音甚美恭馳五函之幣
願結二姓之歡鳴
鳳鐸想爰占于永世
天苑灼期見諫于宜

家

為葉內翰撰

烏衣群從嘗陪再世之游
丹封諸郎雅重同年
之好倘緣夙契後締華姻
伏承令孫女柔惠慈

祥德音甚茂而公姪孫公稚駉朴鄙道李未優
屬當伉儷之求宜託高明之援
恭馳信幣願結
歡盟 為長男

回定出二首

官奉從游雅有潘揚之睦
婚姻合好願交秦晉
之歡伏承令郎公官名第相先人門俱勝而某
第凡女并儀甫就壺則未開豈圖對菲之求
遂松羅之托相攸甚系敢死告于良媒
卜世其昌將有依于令族
奉承祀之祀宜乃名家稽

合姓之文猥泛哀商豈攀援之敢尔心氣類之
遙然伏承令弟先輩種本已優秀發桂林之上
而公姪孫女肆儀猶簡迨及流華之初既諧卜
世之昌克遂相攸之永將吻令族敢告良媒

沈忠敏公龜谿集卷第十二終

井椿少時聞

龜谿先生以文鳴當世及長泛縉紳矣士遊又
聞以直道結主知以盛名諧人望由是歷霜
臺冠常伯蕙翰苑而提天官進叅机務再秉事
樞崇論宏議洪文大冊天下傳而誦之謂嘗揚
燕許復出矣井椿每得一篇笥而藏之如獲至
寶每以不及全見斯文為恨淳熙紀号之三襪
恭政姚公以天子大臣來守泉越數月公清
訟簡出龜谿所為文十二卷命井椿為之仇正

玩味不能釋手。由月余始克。吻其出。又俾為之。
叙。竊喜附名不朽。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
嘗觀 皇朝晏元獻公被遇 仁宗而富文忠
公繼登揆。踏冰凌而玉潤。勳業鴻茂。載在史冊。
後世歆豔。龜駘公大人行也。其名德相望前後。
輝映。又能集其文而流布之。益昭述作之懿。碩
不遑欽。

先生諱與求。字必先。仕至知樞密院事。紹興七
年六月薨于位。若平生出處之大方。剛有給事
列公一止狀。其行事為詳。茲不復列。四年三月
一日。從事郎克州李教授永嘉張升椿叙。





Faint, vertical text is visible on the right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the watermark, but some characters are discernible, including what appears to be '天' (Heaven) and '地' (Earth) in the middle section.

